麓堂詩話

歸田詩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麓堂詩話

李東陽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序

近世所傳詩話。雜出臆辭。殊不強人意。惟嚴滄浪詩談。深得詩家三昧。關中既梓行之。是編乃今少師大學士西涯李先生公餘隨筆藏之家笥。未嘗出以示人。鐸得而錄焉。其間立論。皆先生所獨得。實有發前人之所未發者。先生之詩。獨步斯世。若杜之在唐。蘇之在宋。虞伯生之在元。集諸家之長而大成之。故其評騭折衷。如老吏斷律。無不曲當。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予於是亦云。用託之木。與滄浪並傳。雖非先生意。亦天下學士大夫意也。於戲。先生人品行業。有耳目者。皆能知之。文章乃其餘事。詩話云乎哉。姑識鄙意於後。遼陽王鐸識。

麓堂詩話

長沙　李東陽　賓之撰

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樂始於詩。終於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比而爲之。雖有腔律而無音韻。是不過爲俳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則古之教何必以詩律爲哉。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堦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予少時嘗曰。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又曰。欲往愁無路。山高谿水深。雖極力摹擬。恨不能萬一耳。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鉼索酒嘗。銜泥點涴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摩詰返景入深林。復照苺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王介甫得之。曰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虞伯生得之。曰不及清江轉柁鼓。洗盞船頭沙鳥鳴。曰繡簾美

人時共看堦前青草落花多楊廉夫得之曰南高峯雲北高雨雲雨相隨惱殺儂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

柳子厚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坡翁欲削此二句論詩者類不免矮人看場之病予謂若止用前四句則與晚唐何異然未敢以語人兒子兆先一日過庭輒自及此予頗訝之又一日忽曰劉長卿白馬翩翩春草細邵陵西去獵平原非但人不能道抑恐不能識因誦予桔槔亭曰閒行看流水隨意滿平田轡閒曰津吏河上來坐看青草短海子曰高樓沙口望正見打魚船夜坐曰寒燈照影獨自坐童子無語對人閒以爲三四年前尚疑此語不可解今灑然矣予乃顧而笑曰有是哉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于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爲樂今泥古詩之成聲平側短長句句字字摹倣而不敢失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人之情性若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乎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爲第幾絃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

費侍郎廷言嘗問作詩予曰試取所未見詩即能識其時代格調十不失一乃爲有得費殊不信一日

與喬編修維翰觀新殖中祕書予適至費卽掩卷問曰請問此何代詩也予取讀一篇輒曰唐詩也又問何人予曰須看兩首看畢曰非白樂天乎於是二人大笑啟卷視之蓋長慶集印本不傳久矣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宋詩深却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恒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也與予論合者惟張滄洲亨父謝方石鳴治亨父已矣方石亦歸老數千里外知我罪我世固有君子存焉當何如哉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觀樂記論樂聲處便識得詩法

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爲道亦無窮也今令畫工畫十人則必有相似而不能別出者蓋其道小而易窮而世之言詩者每與畫並論則自小其道也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況於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閒字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始爲難得若強排硬疊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諧舛而云我能寫景用事豈可哉

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爲文韓退之以文爲詩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爲詩則毫釐千里終其身而不悟然則詩果易言哉

寫置行道影焚却坐禪身開口便自黏帶已落第二義矣所謂燒却活和尙正不須如此說

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

爲杜學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有何深意。却自是詩家語。

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聲於詩。不過心口相語。然不敢以示人。聞潘言。始自信以爲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者。固不約而同也。趙撝謙嘗作聲音文字通十二卷。未有刻本。本入內閣。而亡其十一。止存總目一卷。以聲統字。字之於詩。亦一本而分者。於此觀之。尤信門人輩有聞予言。必讓予曰。莫太洩漏天機否也。

國初諸詩人。結社爲詩。浦長源請入社。衆請所作。初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並加賞歎。遂納之。（一擊按雲邊二語。宋詩紀事作鬼詩。明詩選作童軒詩。）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凱在野集。專學杜。蓋皆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幷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蓋非林最得意者。則其他所選可知。其選袁凱白燕詩。曰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曰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亦佳。若蘇李泣別圖。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而選不及。何也。

律詩對偶最難。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至有兩句三年得之句。許用晦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皆有感而後得者也。戴石屏夕陽山外山。對春水渡傍渡。亦然。若晏元獻對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尤覺相稱耳。

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于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元詩體要。載楊廉夫香奩絕句。有極鄙褻者。乃韓致光詩也。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爲澁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豈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秖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蓋此類也。

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皆有評語。簡意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及觀其所自作。則堆疊餖飣。殊乏興調。亦信乎創作之難也。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迪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止耳。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曰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幕怕朝東。乃豔詞耳。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豈惟楊體易識。亦高差難學故耶。

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其開合呼喚。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亦當深戒。此予所獨得者。夏正夫嘗謂人曰。李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工夫。如何當得。予聞而服之。

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依倣。命意託興。則得之三百篇者爲多。觀所著詩傳簡當精密。殆無遺憾。是可見已。感興之作。蓋以經史事理。播之吟詠。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

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於法而爲之。則撐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閒習之餘。或溢而爲波。或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彊致也。若幷而廢之。亦笑以律爲哉。

選詩誠難。必識足以兼諸家者。乃能選諸家。識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選一代。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而欲以一人選之。不亦難乎。選唐詩者。惟楊士宏唐音爲庶幾。次則周伯弜三體。但其分體。過於細碎。而二書皆有不必選者。趙章泉絕句。雖少而精。若鼓吹則多以晚唐卑陋者爲入格。吾無取焉耳矣。

古詩歌之聲調節奏。不傳久矣。比嘗聽人歌關雎鹿鳴諸詩。不過以四字平引爲長聲。無甚高下緩急之

節意古之人不徒爾也今之詩惟吳越有歌吳歌清而婉越歌長而激然士大夫亦不皆能予所聞者吳則張亨父越則王古直仁輔可稱名家亨父不爲人歌每自歌所爲詩眞有手舞足蹈意仁輔性亦僻不時得其歌予值有得意詩或令歌之因以驗予所作雖不必能自爲歌往往合律不待強致而亦有不容強者也

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皆學究之高者至于起結卽不成語矣如杜子美白鷹起句餞起湘靈鼓瑟結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豈易得哉

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韓退之亦有之楊廉夫十二首非近代作也蓋廉夫深於樂府當所得意若有神助但恃才縱筆多率易而作不能一一合度今所刻本容有擇而不精之處讀書必愼取之可也

文章固關氣運亦繫於習尙周召二南王豳曹衞諸風商周魯三頌皆北方之詩漢魏西晉亦然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之人也蓋周以詩教民而唐以詩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軌車書所聚雖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聖人不錄實以要荒之故六朝所製則出於偏安僭據之域君子固有譏焉然則東南之以文著者亦鮮矣本朝定都北方乃□□□所不能有而又用□□□爲一統之盛歷百有餘年之久然文章多出東南能詩之士莫吳越若者而西北顧鮮其人何哉無亦科目不以取郡縣不以薦之故歟

昔人以打起黃鶯兒三日入廚下爲作詩之法後乃有以谿迴松風長爲法者猶論學文以孟子及伯夷傳爲法要之未必盡然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所入雖異而所至則同若執一而求之甚者乃至於廢百則刻舟膠柱之類惡可與言詩哉

詩之爲妙固有詠歎淫泆三復而始見百過而不能窮者然以具眼觀之則急讀疾誦不待終篇盡帙而已得其意譬之善記者一目之間數行可下然非其人亦豈可強而爲之哉蕭海釣文明嘗以近作試予止誦一句予遽曰陸鼎儀海釣卽笑而止

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極美則所謂鳳凰芝草人人皆以爲瑞閱數千百年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蘇子瞻在黃州夜誦阿房宮賦數十遍每遍必稱好非其誠有所好殆不至此然後之誦赤壁二賦者奚獨不如子瞻之於阿房及予所謂李杜諸作也邪

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和韻尤難類失牽強強之不如勿和善用韻者雖和猶其自作不善用者雖所自作猶和也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讀書之多明理之至者則不能作論詩者無以易此矣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眞情實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於教而所謂騷人墨客學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窮壯至老而不能得其妙正坐是哉

今之歌詩者。其聲調有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之異。聽之者。不問而知其爲吳爲越也。漢以上古詩弗論。所謂律者。非獨字數之同。而凡聲之平仄。亦無不同也。然其調之爲唐、爲宋、爲元者。亦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規矩之謂。而其爲調則有巧存焉。苟非心領神會。自有所得。雖日提耳而教之。無益也。

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概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李、杜詩。唐以來無和者。知其不可和也。近世乃有和杜。不一而足。張式之所和。唐音猶有得意。至杜則無一句相似。豈效衆人者易。而效一人者反難耶。是可知已。

唐士大夫舉世爲詩。而傳者可數。其不能者弗論。雖能者亦未必盡傳。高適、嚴武、韋超、郭受之詩。附諸杜集。皆有可觀。子美所稱與殆非溢美。惟高詩在選者。略見於世。餘則未見之也。至蘇端乃謂其文章有神。辭華與李白並稱。而無一字可傳。豈非有幸不幸耶。

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羈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爲遷謫之音耶。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論者以爲至妙。予不能辯。但恨其意象太著耳。

詩太拙則近於文。太巧則近於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詞也。

唐音遺響所載任翻題台州寺壁詩曰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有觀者取筆改一字爲半字翻行數十里乃得半字亟回欲易之則見所改字因歎曰台州有人予聞之王右直云

胡文穆澹菴集載虞伯生滕王閣三詩其曰天寒高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曰燈火夜歸湖上雨隔籬呼酒說干將信非伯生不能作也今道園遺藁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固其所自選耶然亦有不能盡者何也

元季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爲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翺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温厚爲主無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聞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見也

劉草窗原博己巳歲有詩曰塞鴈南飛又北旋上皇音信轉茫然孤臣自恨無容地逆虜誰能共戴天王衍有時知石勒謝元何日破苻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龍沙一涕漣聞者傷之今所刻本似此者蓋不多見也

國初顧祿爲宮詞有以爲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觀其詩集乃用洪武正韻遂釋之時此書初出亟欲行之故也

紅梅詩押牛字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蛺蝶詩押船字韻有曰跟箇賣花人上船皆前輩所傳不知爲

何名氏也。

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稍。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餘不能悉記也。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爲體。出樹處二韻。迫予題扇。予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圍碁出端觀二韻。予曰。勝與負。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固一時戲劇。偶記于此。一掌按：國朝鄞人金埴專工此體。多至千篇。題曰三言詩吃稿藏予家。

京師人造酒。類用灰。觸鼻蜇舌。千方一味。南人嗤之。張汝弼謂燕京琥珀。惟內法酒脫去此味。風致自別。人得其方者。亦不能似也。予嘗譬今之爲詩者。一等俗句俗字。類有燕京琥珀之味。而不能自脫。安得盛唐內法手爲之點化哉。虞伯生畫竹曰。古來篆籀法已絕。秖有木葉雕蟲畫馬曰。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風雨夜聞嘶。成都曰。賴得鄀筒酒易醉。夜歸衝雨漢州城。眞得少陵家法。世人學杜。未得其雄健。而已失之粗率。未得其深厚。而已失之臃腫。如此者未易多見也。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於劖鍼。無天眞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棁。而無梁棟。知其非大道也。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

張滄洲亨父、陸靜逸鼎儀。少同筆硯。未第時。皆有詩名。亨父天才敏絕。而好爲精鍊。奇思硬語。間見疊出。

人莫攖其鋒。鼎儀稍後作。而意識超詣。凌高徑趨。擺落塵俗。筆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雖或矯枉過正。弗恤也。二人者若天假之年。其所成就。不知到古人何等地步。而皆不壽以死。豈不重可惜哉。

謝方石鳴治出自東南。人始未之知。爲翰林庶吉士時。見其送人兄弟詩曰。坐來風雨不知夜。夢入池塘都是春。爭傳賞之。及月課京都十景律詩。皆精鑿不苟。劉文安公批云。比見張亨父十景古詩甚佳。二友者。各相叩其妙可也。

夏正夫、劉欽謨同在南曹。有詩名。初劉有俊思。名差勝。如無題詩曰。簾幕深沉柳絮風。象牀豹枕晝廊東。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宮。眉學遠山低晚翠。心隨流水寄題紅。十年不到門前去。零落棠梨野草中。人盛傳之。夏每見卷中有劉欽謨詩。則累月不下筆。必求所以勝之者。後劉早卒。夏造詣益深。竟出其右。如虔州懷古詩曰。宋家後葉如東晉。南渡虔州益可哀。母后撤簾行在所。相臣開府濟時才。虎頭城向江心起。龍脈泉從地底來。人代興亡今又古。春風回首鬱孤臺。若此者甚多。然東南士夫猶不喜夏作。至以爲頭巾詩。不知何也。

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五第七句尤宜著力。如許渾詩前聯是景。後聯又說殊乏意致耳。

詩有純用平側字。而自相諧協者。如輕裾隨風還五字皆平。桃花梨花參差開七字皆平。月出斷岸口一章五字皆側。惟杜子美好用側字。如有客有客字字美七字皆側。中夜起坐萬感集六字側者尤多。壁

色立積鐵。業白出石壁。至五字皆入。而不覺其滯。此等雖難學。亦不可不知也。

徐竹軒以道嘗謂予曰。杜律非虞伯生註楊文貞公序刻於正統某年。宣德初已有刻本。乃張姓某人註。渠所親見。予求其本弗得也。又言方正學勉學詩二十首。乃陳嗣初詩。爲集者之誤。亦未暇深考。姑記之。（一擊案。王士禎云。杜律張性注。性字伯成。江西金谿人。元進士。嘗注尚書補傳。往在京師。嘗得張注舊本。）

漢、魏、六朝、唐、宋、元詩。各自爲體。嘗之方言。秦晉、吳越、閩楚之類。分疆畫地。音殊調別。彼此不相入。此可見天地間氣機所動。發爲音聲。隨時與地。無俟區別。而不相侵奪。然則人囿於氣化之中。而欲超乎時代土壤之外。不亦難乎。

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仙耳。

長歌之哀。過於痛哭。歌發於樂者也。而反過於哭。是詩之作也。七情具焉。豈獨樂之發哉。惟哀而甚於哭。則失其正矣。善用其情者。無他。亦不失其正而已矣。

秀才作詩不脫俗。謂之頭巾氣。和尚作詩不脫俗。謂之餿餡氣。詠閨閣過於華豔。謂之脂粉氣。能脫此三氣。則不俗矣。至於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

韓退之雪詩。冠絕今古。其取譬曰。隨風翻縞帶。逐馬散銀盃。未爲奇特。其模寫曰。穿細時雙透。乘危勿半摧。則意氣超脫。直到人不能道處耳。

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其所爲問荅論議。初不過骨角玉石面目采色之間。而感發歆動。不能自已。讀詩者執此求之。亦可以自得矣。

陳白沙詩。極有音韻。厓山大忠祠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時來□□亦成功。身爲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宮。和者皆不及。餘詩亦有風致。但所刻淨稿者。未之擇耳。

莊定山孔暘未第時。已有詩名。苦思精鍊。累日不成一章。如江穩得秋天露冕。春停江上樹。往往爲人傳誦。晚年益豪縱。出入規格。如開闢以來元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之類。陳公甫有曰。百鍊不如莊定山。有以也。

詩文之傳。亦繫於所付託。韓付之李漢。柳付之劉夢得。歐有子。蘇有弟。後人既不前人若。又往往爲輯錄者所累。解學士縉紳。才名絕世。詩無全稿。黃學士諫收拾遺逸。漫爲集刻。今所傳本。如采石弔李白、中秋不見月。不過數篇。其餘眞僞相半。頓令觀者有楓落吳江冷之歎。然則江右當時之英。安能逭後死者之責耶。若楊文貞公東里集。手自選擇。刻於廣東。爲人竄入數篇。後其子孫又刻爲續集。非公意也。劉文安公亦自選保齋存稿。至以餘草焚之。而其所選又狗其獨見、與後進之論或不相合。不可曉也。楊文貞公亦學杜詩。古樂府諸篇。間有得魏晉遺意者。尤精鑒識。愼許可。其序唐音。謂可觀世變。序張式之詩。稱勗哉乎楷而已。

蒙翁才甚高。爲文章俯視一世。獨不屑爲詩。云既要平側。又要對偶。安得許多工夫。然其所作如公子行、短短牀二曲。綽有古調。醜侯圖四絕句。句意皆非時人所到也。

劉文安公不甚喜爲詩。縱其學力。往往有出語奇崛。用事精當者。如英廟輓歌曰。睿皇厭代返僊宮。武烈文謨有祖風。享國卅年高帝並。臨朝八閏太宗同。天傾玉蓋旋從北。日昃金輪卻復中。賜第初元臣老朽。受恩未報泣遺弓。今集中石鍾山歌等篇。皆可傳誦。讀者擇而觀之可也。

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華宮、哀江頭諸作。概亦可見。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趫健。以別出一格。回視純用平字者。便覺萎弱無生氣。自後則韓退之、蘇子瞻有之。故亦健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不之覺也。偶一啟鑰。爲知音者道之。若用此太多。過於生硬。則又矯枉之失。不可不戒也。

昔人論詩。謂韓不如柳。蘇不如黃。雖黃亦云。世有文章名一世。而詩不逮古人者。殆蘇之謂也。是大不然。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皆著不得。其勢必久而漸窮。賴杜詩一出。乃稍爲開擴。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韓一衍之。蘇再衍之。於是情與事無不可盡。而其爲格亦漸麤矣。然非具宏才博學。逢原而泛應。誰與開後學之路哉。

歐陽永叔深於爲詩。高自許與。觀其思致。視格調爲深。然校之唐詩。似與不似。亦門牆藩籬之間耳。梅聖俞云。永叔要做韓退之。硬把我做孟郊。今觀梅之於孟。猶歐之於韓也。或謂梅詩到人不愛處。彼孟之

詩亦曷嘗使人不愛哉。

熊蹯雞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厭飫天下。黃魯直詩大抵如此。細咀嚼之可見。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直率。概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陳無已詩。綽有古意。如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興致蕭然。然不能皆然也。無乃亦骨勝肉乎。陳與義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世所傳誦。然其支離亦過矣。

中州集所載全詩。皆小家數。不過以片語隻字爲奇。求其渾雅正大。可追古作者。殆未之見。元詩大都勝之□□□□固不足深論。意者土宇有廣狹。氣運亦隨之而升降耶。

詩在卷册中易看。入集便難看。古人詩集。非大家數。除選出者。鮮有可觀。卞戶部華伯。在景泰間。盛有詩名。對客揮翰。敏捷無比。近刻爲全集。殆不逮所聞。聞江南人率錢刊板。附其家。所得者以託名。初不論其好惡。雖選詩成集者亦然。若光嶽、英華、湖海、耆英之類是已。

輓詩始盛於唐。然非無從而涕者。壽詩始盛於宋。漸施於官長故舊之間。亦莫有未同而言者也。近時士大夫。子孫之於父祖者弗論。至於姻戚鄉黨。轉相徵乞。動成卷帙。其辭亦互爲蹈襲。陳俗可厭。無復有古意矣。

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蓋惟李、杜能兼二者

之妙。若賈浪仙之山林則野矣。白樂天之臺閣則近乎俗矣。況其下者乎。

天文惟雪詩最多。花木惟梅詩最多。雪詩自唐人佳者已傳。不可縷數。梅詩尤多於雪。惟林君復暗香疎影之句爲絕倡。亦未見過之者。恨不使唐人專詠之耳。杜子美纔出一聯曰。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格力便別。

王古直以歌。故作詩亦有思致。題嚴陵詩曰。天地此生惟故友。江湖何處不漁翁。遊西山曰。舊時僧去竹房冷。今日客來山路生。述懷曰。窮將入骨詩還拙。事不縈心夢亦清。餘不盡然。嘗與予和雪詩。蒸字韻數往復。時出新意。予頗訝之。久乃覺其爲方石所助。蓋古直時止謝家故也。因以一詩挑之。謝乃躍然出和。遂成巨卷。古直藏而失之。懊恨累歲。邵郎中國賢偶購而歸之。後古直客死。方石盡鬻其書畫爲棺斂費。而獨留此卷云。

吾楚人多不好吟。故少師授。彭民望少爲諸生。偏好獨解。得唐人家法。如淵明圖詩曰。義熙人物羲皇上。典午山河甲子中。恨殺潯陽江上水。隨潮還過石頭東。送人曰。齊地青山連魯衆。彭城山色過淮稀。幽花曰。脉脉斜陽外。微風助斷腸。桔槔亭曰。春風滿畦水。不見野人勞。皆佳句也。獨不自貴重。詩不存稿。予輯而藏之。僅百餘篇而已。惜哉。

兆先嘗見予祀陵詩。野行愁夜虎。林臥起秋蠅之句。問曰。是爲秋蠅所苦。不能臥而起耶。予曰。然。曰。然則愁字恐對不過。予曰。初亦不計。妨字外亦無可易者。曰。似亦未稱。請用廻字如何。蓋謂爲夜虎所遏而

廻也。予曰然。遂用之。

張東海汝弼草書名一世。詩亦清健有風致。如下第詩曰。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送羅應魁曰。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假髻曲等篇。皆爲時所傳誦。嘗自評其書不如詩。詩不如文。又云。大字勝小字。予戲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

予嘗有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鏡川楊文懿公亟稱之。有同官者不以爲然。駁之曰。吳楚乾坤之句。本妙在坼字浮字上。今去此二字。則不見其妙矣。楊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天下句而後爲足耶。後以語予。爲之一笑。

蘇子瞻才甚高。子由稱之曰。自有文章未有如子瞻者。其辭雖夸。然論其才氣。實未有過之者也。獨其詩傷於快直。少委曲沉著之意。以此有不逮古人之誚。然取其詩之重者。與古人之輕者而比之。亦奚翅古若耶。

嘗有一同官。見予輩酌心體製。動相可否。輒爲反脣曰。莫太著意。人所見亦不能同。汝謂這般好。渠更說那般好耳。謝方石聞之。謂予曰。是惡可與口舌爭耶。

方石自視才不過人。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荅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沉著堅定。非口耳所到。既其老也。每出一詩。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質。亦傾心應之。必使盡力。予嘗爲匡山詩。內一聯渠意不滿。予以爲更無可易。渠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

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予又爲端禮門古樂府。渠以爲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渠不待辭畢。已躍然而起矣。

予嘗作漸臺水詩。末句曰。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瀰瀰。張亨父欲易爲君當還。乃見楚王出遊不忍絕望之意。予則以爲此意則前已有之。末用兩不字。愈見高高瀰瀰。無可奈何。有餘不盡之意。問質之方石。玩味久之。曰二字各有意。竟亦不能決也。

彭民望始見予詩。雖時有賞歎。似未犂然當其意。及失志歸湘。得予所寄詩曰。斫地哀歌與未闌。歸來長鋏尙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黯然不樂。至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乃澹然淚下。爲之悲歌數十遍不休。謂其子曰。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論文耳。蓋自是不閱歲而卒傷哉。

潘南屏時用深於詩。亦愼許可。嘗與方石各評予古樂府。如明妃怨。謂古人已說盡。更出新意。予豈敢與古人角哉。但欲求其新者。見意義之無窮耳。及予所作腹劍辭。方石評末句云。添一恨字。卽精神十倍。南屏乃漫爲過目。新豐行。南屏評以爲無一字不合作。而方石亦尋常視之。不知何也。姑識之以俟知者。腹劍辭曰。腹中劍。中自操。一日不試中怒號。搆讎結怨身焉逃。一夜十徙徒爲勞。生無遺憂死餘恨。恨不作七十二塚藏山坳。新豐行曰。長安風土殊不惡。太公但念東歸樂。漢皇眞有縮地功。能使新豐

爲故豐城郭不異山川同。公不思歸樂關中。漢家四海一太公。俎上之對何匆匆。當時幸不烹若翁。陸鼎儀嘗言。謝方石詩。好用夢字及一笑字。察之果然。間以語之。亦一笑而已不易。因憶張亨父嘗言。杜詩好用眞字。豈所謂許渾千首湿杜甫一生愁者。雖古人亦不能免耶。

韓蘇詩雖俱出入規格。而蘇尤甚。蓋韓得意時。自不失唐詩聲調。如永貞行。固有杜意。而選者不之及。何也。楊士宏乃獨以韓與李杜爲之大家。不敢選。豈亦有所見耶。

聯句詩。昔人謂才力相當者。乃能作。韓孟不可尙已。予少日聯句頗多。當對壘時。各出己意。不相管攝。寧得一一當意。惟二三名筆。間爲商搉一二字。輒相照應。方石嘗謂人曰。西涯最有功於聯句。若是則予惡敢當。但憶與彭民望作悲秋長律七言四十韻。不欲重用一字。已乃令亡弟東山細加磨勘。有一字乃復易之。蓋其用心之勤亦如此。其所錄舊草。初未嘗有所擇。輒爲王公濟所刻。自是始不以草藁假人。正坐是耳。與民望聯者幾二百篇。爲別錄。既久而失。近易吉士舒誥始自長沙錄得之。豈民望之詩。有不容泯者耶。

集句詩。宋始有之。蓋以律意相稱爲善。如石曼卿、王介甫所爲。要自不能多也。後來繼作者。貪博而忘精。乃或首尾衡決。徒取字句對偶之工而已。嘗觀夏宏聯錦集。有一絕句曰。懸燈照淸夜。葉落堂下雨。客醉已無言。秋蛩自相語。下註高啟等四人。因訝之曰。妙一至此乎。時季迪詩未刻行。既乃見其鈔本。則四句固全篇。特以次三句。揑寫三人名姓耳。其妄誕乃爾。又惡足論哉。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景是何等景。事是何等事。宋人乃以九日藍田崔氏莊爲律詩絕唱何耶。

詩中有僧。但取其幽寂雅澹。可以裝點景致。有仙但取其瀟灑超脫。可以擺落塵滓。若言僧而泥於空幻。言仙而惑於怪誕。遂以爲必不可無者。乃癡人前說夢耳。

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若劉义冰柱雪車詩。殆不成語。不足言奇怪也。如韓退之效玉川子之作。斲去疵纇。摘其精華。亦何嘗不奇不怪。而無一字一句不佳者。乃爲難耳。

風雨字最入詩。唐最妙者曰。風雨時時龍一吟。曰江中風浪雨冥冥。曰筆落驚風雨。他如夜來風雨聲。洗天風雨幾時來。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頭日日風和雨。上界神仙隔風雨。未可縷數。宋詩惟滿城風雨近重陽。爲詩家所傳。餘不能記也。

廣武城邊逢暮春。不如洛陽城裏見秋風。落葉滿長安。不如落葉滿空山。庭皐木葉下。不如無邊落木蕭蕭下。若洞庭波兮木葉下。則又超出一等矣。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爲哉。

太白天才絕出。眞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今所傳石刻。處世若大夢一詩序。稱大醉中作。賀生爲我讀之。此等詩皆信手縱筆而就。他可知已。前代傳子美桃花細逐楊花落手蕞。有改定字。而二公齊

名並價。莫可軒輊。稍有異議者。退之輒有世間羣兒愚、安用故謗傷之句。然則詩豈必以遲速論哉。作涼冷詩易。作炎熱詩難。作陰晦詩易。作晴霽詩難。作閒靜詩易。作繁擾詩難。貧詩易。富詩難。賤詩易。貴詩難。非詩之難。詩之工者爲難也。

族祖雲陽先生以詩名。其和王子讓詩曰。老淚縱橫憶舊京。夢中岐路欠分明。天涯自信甘流落。海內誰堪託死生。短策未容還故里。片帆直欲駕滄瀛。他年便作芙蓉主。慚愧當時石曼卿。此洪武初寓永新時作也。他詩如曰。諸葛有才終復漢。管寧無計謾依遼。明妃詩曰。漢家恩深恨不早。此身空向胡中老。妾身倘負漢宮恩。殺盡青青原上草。皆清激悲壯。可詠可歎。元詩體要。乃獨取五言二絕。蓋未見其全集也。

國初廬陵王子讓諸老。作鐵拄杖採詩山谷間。子讓乃雲陽先生同年進士。而雲陽晚寓永新。茲會也蓋亦預焉。其曾孫臣今爲廣西參政。嚮在翰林時。嘗爲予言。予爲作鐵拄杖歌。

吳文定原博未第時。已有能詩名。壬辰春。予省墓湖南。時未始識也。蕭海釣爲致一詩曰。京華旅食變風霜。天上空瞻白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大篇時復見文章。神遊汗漫瀛洲遠。春夢依稀玉樹長。忽報先生有行色。詩成獨立到斜陽。予陞辭日。見考官彭敷五爲誦此詩。戲謂之曰。場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敷五問其名。曰予亦聞之矣。已而果得原博爲第一。亦奇事也。原博之詩。釀郁深厚。自成一家。與亨父、鼎儀、皆脫去吳中習尚。天下重之。

詩用倒字倒句法。乃覺勁健。如杜詩風簾自上鉤。風窗展書卷。風鶯藏近渚。風字皆倒用。至風江颯颯亂帆秋。尤爲警策。予嘗效之曰。風江捲地山蹴空。誰復壯遊如兩翁。論者曰。非但得倒字。且得倒句。予不敢應也。論者乃舉予西涯詩曰。不知城外春多少。芳草晴烟已滿城。以爲此倒句非耶。予於是得印可之益不爲少矣。

嚴滄浪空林木落長疑雨。別浦風多欲上潮。眞唐句也。

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不如千崖秋氣高。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如春入燒痕青。謂其簡而盡也。

夢字詩中用者極多。然說夢之妙者亦少。如重城不鎖還家夢。一場春夢不分明。夢裏還家不當歸。乃覺親切。陳婉齋師召在南京。嘗有夢中詩寄予。予戲荅之曰。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粱。憑君莫向癡人說。說向癡人夢轉長。以夢爲戲。亦所謂不爲虐者也。

吳文定善蘇書。予嘗作簡戲效其體。文定作斑字般字（音班）韻詩戲予。予和荅之。往復各五首。予斑字有曰。心同好古生差晚。力欲追君鬢恐斑。揚遍吳箋猶送錦。搦殘湘管半無斑。換羊價重街頭帖。書虎心勞紙上斑。雲間天馬誰爭步。水底山雞自照斑。般字曰。聊以師模歸有若。敢將交行比顏般。鄭師乍許三降楚。墨守終能九却般。文心捧處慚施女。筆陣圍時困楚般。文定詩。大有佳句。今失其藁。求之未得也。

邵文敬善書工碁。詩亦有新意。如江流白如龍。金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人稱爲邵半江。間變蘇書。予亦以蘇書荅之。跋云。戲效東曹新體。邵誤以爲效其詩。作依字韻詩抵予。首句曰。東

曹新體古來稀。予又戲次其韻曰。東曹新體古來稀。此意茫然失所歸。字擬坡書聊共戲。詩於崑法敢相譏。休誇驟裏才無敵。未必葫蘆樣可依。却問碁場諸國手。向來門下幾傳衣。因相與大笑而罷。

趙子昂書畫絕出。詩律亦清麗。其谿上詩曰。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意亦傷甚。岳武穆墓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句雖佳而意已涉秦越。至對元世祖曰。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赤報皇元。則掃地盡矣。其畫爲人所題者。有曰前代王孫今閣老。只畫天閑八尺龍。有曰兩岸青山多少地。豈無十畝種瓜田。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則亦幾乎罵矣。夫以宗室之親。辱於夷狄之變。揆之常典。固已不同。而其才藝之美。又足以爲譏訾之地。才惡足恃哉。然南渡中原之句。若使他人爲之。則其深厚簡切。誠莫有過之者。不可廢也。

近時作古樂府者。惟謝方石最得古意。如過河怨曰。過河過河不過河。奈此中原何。夜半檄曰。國威重。空頭敕。相權輕。夜半檄。皆警句也。

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時。有送蒙翁歸朝詩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曰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遊。今有聯珠集行於世。予集蒙翁類博囊。見舊草紙。皆翁親書。王母宮四律。愛而錄之。頗疑無改竄字。與他草不類。久之見所謂聯珠集者。乃知爲此老詩。幸不誤錄也。

維揚周岐鳳多藝能。坐事亡命。扁舟野泊。無錫錢奕投之以詩。有一身爲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

寺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篷之句。岐鳳得詩。爲之大慟。江南人至今傳之。

莊定山嘗有書曰。近見冉冉月墮水之句。予南行時誠有之。但蒼蒼霧連空上句。殊未稱耳。予北上時得句曰。山色晝濃澹。兩日不能對。忽曰鳥聲歌短長。羅冰玉殊不首肯。曰對似未過。然竟不能易也。

王介甫點景處。自謂得意。然不脫宋人習氣。其詠史絕句。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若商鞅詩。乃發洩不平語。於理不覺有礙耳。

凡聯句推長者爲先。同年惟羅冰玉最長。羅以詩自許。每披襟當之。嘗有句曰。磊磈銅盤蠟。坐客疑之。輒奮然曰。此吾得意句。斷不可易。陸靜逸嘗曰。喑噤隱滅霎亦然。謝方石嘗曰。曭然一笑出門去。燈火滿天驚飛鳥。尤覺奮迅。是嘗如周葩屈芰。自好之不厭。予未之知也。

曩時諸翰林齋居閉戶作詩。有僮僕窺之。見面目皆作青色。彭敷五以青字韻嘲之。幾致反目。予爲解之。有曰擬向麻池爭白戰。瘦來雞肋豈勝拳。聞者皆笑。□界畫有金碧。要不必同。只各成家數耳。劉須谿評杜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奕棊。曰淺絳色畫。正此謂耳。若非集大成手。雖欲學李杜。亦不免不如稊稗之誚。他更何說耳。一擊按。此條前段疑有脫文。

古雅樂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因憶詩家聲韻。縱不能髣髴賡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哉。

燭枉之過賢者所不能無靜逸之見前無古人而歎羨王梅谿詩以爲句句似杜予嘗難之輒隨手指摘即爲擊節以信其說此猶可也讀僧弊嵩鐔津集至作詩以賞之初豈其本心哉亦有所激而云爾僧最宜詩然僧詩故鮮佳句宋九僧詩有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差強人意齊巳洒然輩略有唐調其眞有所得者惟無本爲多豈不以讀書故耶

予嘗有詩曰鸚鵡籠深空望眼或欲易爲空昨夢又曰翠籠鸚鵡空愁思或欲易爲空毛羽予不能辯姑以俟諸他日更與商之

淸絕如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富貴如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高古如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華麗如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靑春深斬絕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奇怪如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瀏亮如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委曲如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俊逸如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溫潤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感慨如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激烈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蕭散如信宿漁人還汎汎淸秋燕子故飛飛沉著如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精鍊如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凄凄慘戚如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忠厚如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神妙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雄壯如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老辣如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執此以論杜眞可謂集詩家

之大成者矣。（一擧按：此條前段疑有脫文。）

張式之爲都御史。在福建督軍務。作詩曰。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爲言者所劾而罷。詩體不可不愼也。

巧遲不如拙速。此但爲副急者道。若爲後世計。則惟工拙好惡是論。卷帙中豈復有遲速之迹可指摘哉。對客揮毫之作。固閉門覓句者之不若也。嘗有人言作詩不必忙。忙得一首後。剩有工夫。不過亦是作詩耳。更有何事。此語最切。

元詩山中烏喙方嘗膽。臺上蛾眉正捧心。空懷狗監知司馬。且喜龍門識李膺。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挽龍髯直上天。皆得李義山遺意。至戲爾築壇登大將。危乎操印立眞王。自是假王先賈禍。非關眞主不憐才。直世俗所謂簡板對耳。不足以言詩也。

右麓堂詩話。實涯翁所著。遼陽王公始刻於維揚。余家食時。手鈔一帙。把玩久之。雖然。予非知詩者。知其有益於詩教爲多也。將載刻以傳而未果。茲欲酬斯初志。適匠氏自坊間來。予同寅松溪葉子坡南、長洲陳子聚庭。咸贊成之。迺相與正其訛舛。鏤刻於縉庠之相觀庭。爲天下詩家公器焉。時嘉靖壬寅十一月既望。番禺後學負暄陳大曉景曙父跋。

李文正公以詩鳴成弘間。力追正始。爲一代宗匠。所著懷麓堂集。至今爲大雅所歸。詩話一編。折衷議論。俱從閱歷甘苦中來。非徒游掠光影、娛弄筆墨而已。仁和倪君建中。手鈔見贈。亟爲開雕。俾與滄浪詩法、白石詩說、鼎峙騷壇。爲風雅指南云。

乾隆乙未仲秋上浣。知不足齋後人鮑廷博識。

歸田詩話

瞿佑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知不足齋叢書及龍威秘書皆收有此書知不足齋本在前故據以排印

歸田詩話序

古詩三百篇。孔子取思無邪一言以蓋之。夫思無邪者。誠也。人能以誠誦詩。則善惡皆有益。學詩之要。豈有外於誠乎。余觀歷代工詩者。在漢、魏、晉則有曹、劉、陶、謝輩。在唐則有李、杜、柳、岑輩。在宋則有歐、蘇、黃、陳輩。在元則有虞、楊、揭、范輩。諸賢詩刊行久。固足以爲後學法矣。余同鄉宗吉瞿先生。蚤以明經薦筮仕於仁和、臨安、宜陽三邑庠。陞國子助教。文名播於篇章。膾炙人口舊矣。復陞藩府長史。克勝輔導之任。無何居閒。寓金臺。太師英國張公延爲西賓。甚加禮貌。先生不以夷險易心。暇日則篤嗜評古人篇什。取其旨趣微妙者著之。及觸景動情。形於吟詠以自遣者。亦錄之。凡百二十條。析而爲上中下三卷。目曰歸田詩話。錄先生自述其事。弁諸首。一日。其姪德恭暨弟德宣、德潤、共圖鋟梓。持以示余。展玩再四。不能釋手。觀諸錄中所載。先生誦少陵詩則有識大體之稱。誦太白詩則有大胸次之美。誦唐人採蓮詩則美其用意之妙。誦晦菴感興詩則知其闢異端之害。誦東野詩而服前人窮苦終身之論。誦晏元獻詩則歎斯人富貴氣象之豪。及見前人林景熙詠陸秀夫詩而知表殉國之忠。詠家鉉翁詩而知表持身之節。以至錄自己香奩八詠之詩。和他人西湖竹枝之作。幷雜述之類無遺。非先生以誠而得古人作詩之要。蘊蓄之久。安能記之詳而評之當哉。殆與宋儒輔氏讀國風凱風篇而引文王美里操以爲證。朱文公註小雅大東篇而歎非老於文墨者有不能默契之妙。其致一也。先生苟以夷險殊塗一動其心。則困苦抑鬱之不暇。

安能肆情於風月而評前人之述作乎．余恨生晚．不得侍函丈以聆其緒論爲慊．姑書是於先生自序之次．時

成化二年歲次丙戌冬十月穀旦．賜進士前翰林院庶吉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浙江辛卯解元八十翁錢唐木訥書．

歸田詩話序

錢唐瞿存齋公著歸田詩話三卷。蓋述其師友之所言論。宦遊四方之所習聞。而有關於詩道者。自序其端。藏之於家久矣。其姪德恭、德宣、德潤、共謀刻梓以傳。德恭之子中書舍人廷用求余一言志之。公生長多賢之里。山川奇詭秀麗之州。而又嗜好問學。取諸外以充於內者多矣。既壯而仕。歷仁和、臨安、宜陽、三庠訓導。陞國子助教。親藩長史。皆清秩也。因得以温燾舊學。其所造詣尤深。時時發爲詩歌。寄興高遠。世謂詩必窮而後工。豈信然哉。及謫居塞外。羈窮困約之中。吟詠不廢。晚歲歸休故里。自顧其才無復施用於世。乃益肆情於詩以自娛。逸於清湖秀嶺烟雲出沒杳靄之間。浩然與古之達者同歸。間錄是卷。謂將時加披覽。如見師友。聆其訓誨之勤。而受其勸勉之益。於此見公之問學自脩。老而彌篤。非尋常淺學輒矜持其所有者爲可及也。余觀卷中所載。如謂陸秀夫殉國。家鉉翁持節。汪水雲賜還。實足以媿姦臣。壯義士。豈獨娛戲風月以資人之笑談而已哉。故爲之序。

成化三年四月二十又九日。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兼經筵官同脩國史莆田柯潛序。

存齋詩話小序

錢塘存齋瞿先生宗吉。在國初時。著詩話三卷。大略似野史。有抑揚可法之旨。非汗漫無稽之詞。久成全梓。或取而觀之。可資多識。特其名號近於訂頑砭愚。起爭端之譏。不若直謂之存齋詩話也。昔范文正見片文隻字。有關世道。不忍輕棄。況此其全編乎。予不敏。敢以正于詩壇君子。

弘治庚申冬。賜進士知錢塘縣事安成胡道識。

歸田詩話自序

予久羈山後。心倦神疲。舊學荒蕪。不復經理。每閒居默坐。追念少日篤於吟事。在鄉里。侍尊長，遊湖山。及勝冠以來。結朋儔。入場屋。迨尸教席。登仕途。至履患難。謫塞垣。少而壯。壯而老。日邁月征。晷晷晚境。而呻吟佔畢。猶不能輟。平日耳有所聞。目有所見。及簡編之所紀載。師友之所談論。尙歷歷胸臆間。十已忘其五六。誠恐久而併失之也。因筆錄其有關於詩道者。得百有二十條。析爲上中下三卷。目曰歸田詩話。置几案間。時加披覽。宛然如見長上而接師友。聆其訓誨之勤。而受其勸勉之益也。不覺忻然而喜。喜極而悲。悲而掩卷墮淚者屢矣。昔歐陽文忠公致仕後。著歸田錄。敍在朝舊事。謂追想玉堂。如在天上。今予老與農圃爲徒。亦竊歸田之號。雖若僭妄。然輟耕壟上。箕踞桑陰。與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晴日。以求一息之快。地位雖殊。而心事則無異也。知我者見此。或能爲之一慨云。

洪熙乙巳中秋日。存齋瞿佑序。

歸田詩話上卷

明　錢塘瞿　佑宗吉著

鄉飲用古詩

古詩三百篇。皆可弦歌以爲樂。除施於朝廷宗廟者不可。其餘固上下得通用也。洪武間。予參臨安教職。宰縣王謙。北方老儒也。歲終。行鄉飲酒禮。選諸生少俊者十人。習歌鹿鳴等篇。吹笙撫琴以調其音節。至日。就講堂設宴。席地而歌之。器用罍爵。執事擇吏卒巾服潔淨者。賓主懽醉。父老歎息稱頌。儼然有古風。後遂以爲常。凡宴飲則用之。如會友則歌伐木。勞農則歌南山。號新居則歌斯干。送從役則歌無衣。待使役則歌皇華之類。一不用世俗伎樂。識者是之。

唐三體詩序

方虛谷序唐三體詩云。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體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聖人之論詩如此。後世之論詩不容易矣。後世之學詩者。捨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正則水心倡爲晚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講矣。而漢魏晉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俱廢矣。又有所謂汝陽周伯弼者三體法。專爲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以爲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

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爲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以歐、蘇、黃、陳爲第一。渡江以後。放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翫熟觀。體認變化。雖然。以吾朱文公之學而較之。則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也。近高安沙門至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贍。禪熟詩熟。又從而註伯敬所集之詩。一山魁上人。回之方外友也。將磧砂南峯袁公之命。俾回爲序。以弁其端云。大德九年乙巳九月。紫陽山虛叟方回序。按此序議論甚正。識見甚廣。而於周伯敬所集三體詩。則深寓不滿之意。書坊所刻皆不載。而獨取裴季昌序。近見唐孟高補寫三體詩一帙。書此序於卷首。故特全錄於此。與篤於吟事者共詳參之。

少陵識大體

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上哥舒開府及韋左相長篇。雖極稱贊翰與見素。然必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可謂知大體矣。太白作上皇西巡歌。永王東巡歌。略無上下之分。二公雖齊名。見趣不同如此。

太白胸次

太白詩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是甚胸次。少陵亦云。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然無許大胸次也。洪武間錢塘宰鄭桂芳歙之黟縣人。能詩而好客。醉後每誦太白此四句。又誦李

適之詩。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亦足以見其襟抱不凡也。桂芳有詩數百首。號樂清軒集。府教徐大章爲之序云。

黃鶴樓

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臺作詩。可謂十倍曹丕矣。蓋顥結句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太白結句云。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愛君憂國之意。遠過鄉關之念。善占地步矣。然太白別有搥碎黃鶴樓之句。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

相如琴臺

老杜琴臺詩云。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寶靨、羅裙、蓋詠文君服飾。而用意亦精矣。以大家數而爲此語。近於雕琢。然全篇相稱。所以不可及。近閱李琬傳。有蔓草野花留服飾。風魂月魄斷知聞。知其出於此。然亦善用事。

詩能解患

詩雖能致禍。然亦能解患。王維陷賊中。受僞命。祿山於凝碧池置宴作樂。維有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千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邊奏管絃。及唐收復兩京。凡汚於賊者以五等定罪。肅宗見此詩。得免。太白坐永王璘事。繫潯陽獄。朝命崔圓鞫問於獄中。上詩曰。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回造化

筆。或冀一人生。得減死。流夜郎。東坡爲舒亶李定等所論。自湖州逮繫御史臺獄時。宰欲致之死。於獄中作詩寄子由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神宗見而憐之。遂得出獄。謫授黃州團練副使。後作中秋月詞云。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覽之曰。蘇軾終是愛君。得改汝州聽便。

因詩見罪

薛令之爲太學正。有詩云。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明皇見之怒。續題云。鴟鴞鴞。脊爪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柏寒。任逐桑榆暖。因斥去之。王維攜孟浩然在翰林。適駕至。得見。命誦所爲詩。有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之句。怒曰。卿自棄朕。朕何曾棄卿。卽放還山。惟太白召見沉香亭。應制作清平調詞三首。頗見優寵。然僅得待詔翰林而已。及在禁中。與貴妃宴樂。妃衣褪微露乳。以手捫之曰。軟柔新剝雞頭肉。祿山在傍。接對云。滑膩如凝塞上酥。帝續之曰。信是胡兒只識酥。不怒而反以爲笑。謬戾如此。天下安得不亂。

浯溪中興碑

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浯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

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諸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然誠齋楊萬里浯溪賦中間云。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策於高邑。稟重巽於西帝。達人欲而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則夫千麾萬旗者。果肯爲明皇而致死耶。其論甚恕。

邊帥事

嚴武在當時不以詩名。其節度西川。有詩數首。僅載老杜集中。如云。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趙雲澗尚書好誦之。曰。氣魄雄壯。眞邊帥事也。

採蓮詞

貢有初。泰父尚書姪也。刻意於詩。嘗謂予曰。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花臉兩邊開。棹入橫塘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王昌齡採蓮詞也。詩意謂葉與裙同色。花與臉同色。故棹入花間不能辨。及聞歌聲。方知有人來也。用意之妙。讀者皆草草看過了。

山石句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

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渠乃女郎詩也。破却工夫。何至作女郎詩。按昌黎詩云。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堦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山固爲此論。然詩亦相題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

淮西碑

昌黎作平淮西碑。既已登諸石。憲宗惑於讒言。詔斲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在當時莫能別其文之高下也。及東坡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脞爽。不知世有段文昌。公論始定。然李義山與昌黎相去不遠。其讀淮西碑長篇至五十餘句。稱贊備盡。則是非不待百年而已定矣。

陸渾山火

昌黎陸渾山火詩。造語險怪。初讀殆不可曉。及觀韓氏全解。謂此詩始言火勢之盛。次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剋相濟之說也。題云和皇甫湜韻。湜與李翺、皆從公學文。翺得公之正。湜得公之奇。此篇蓋戲效其體而過之遠甚。東坡有雲龍山火詩。亦步驟此體。然用意措辭。皆不逮也。

示兒詩

昌黎示兒詩云。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爲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松果連南

亭外有瓜芋區主婦治北堂饘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義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爲棊槊以相娛躡躡媚學子墻屛日有徒嗟我不修飾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朱文公云韓公之學見於原道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其好樂之私日用之間不過飲博過從之樂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者觀此詩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按朱子所以責備者如是乃向上第一等議論俯而就之使爲子弟者讀此亦能感發志意知所羨慕趨向而有以成立不陷於卑汚苟賤而玷辱其門戶矣韓公之子昶登長慶四年第昶生綰綰咸通四年衰七年進士其所成立如是亦可謂有成效矣詩可以興此詩有焉

五言警句

宋蔡天啓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捲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今考之信然

東野詩囚

遺山論詩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東坡亦有未足當韓豪之句又云我厭孟郊詩復作孟郊語蓋不爲所取也東野詩如食齊腸

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又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爲讎氣象如此宜其一生跼蹐也惟登第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頗放縱墨然長安花一日豈能看盡此亦識其不至遠大之兆

尖山險諢

柳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作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或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雖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語雖過然造作險諢讀之令人慘然不樂未若李文饒云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雖怨而不迫且有戀闕之意

顧況勉樂天

白樂天少日以詩贄謁顧況況見其名戲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閱其詩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才如此居亦不難宋薛奎未第時贄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馮掩卷謂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如此薛後登第官至參政王拱辰歐陽公皆其壻也

昭君詞

詩人詠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敍其離愁別恨而已惟樂天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不言怨恨而悽悽舊主高過人遠甚其與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

相知心、者異矣。

長恨歌

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

琵琶行

樂天琵琶行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東坡舉此以喻杭妓琴操。卽感悟而求落籍。龍仁夫題琵琶亭云。老大姬娥負所天。忍將離恨寄哀絃。江心正好觀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中含諷意。又有女子題詩船窗云。爺娘重利妾身輕。獨抱琵琶萬里行。彈到陽關齊拍手。不知元是斷腸聲。含無限悲怨。非抱器過船者比也。

樂天晚年

樂天晚年。優遊香山綠野。近乎明哲保身者。甘露之禍。王涯、賈餗、舒元輿、輩皆預焉。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或謂樂天幸之。非也。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晉潘岳贈石崇。有白首同所歸之句。及遭刑。俱赴東市。崇顧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樂天蓋用此事。彼劉夢得之靖恭佳人怨。柳子厚之古東門行。其於武元衡。則眞幸之矣。樂天連爲杭、蘇二州刺史。皆有惠政在民。杭則有三賢堂。併林和靖、蘇東坡祠之。蘇則有思賢堂。併韋應物、劉夢得、王仲舒、范希文、祠之。其遺愛猶未泯。不但以詩名也。

鶯鶯傳

元微之當元和長慶間以詩著名傳入禁中宮人能歌詠之呼爲元才子風流醞藉可知也其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復製會眞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人者殆癡人前說夢也唐人敍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惟沈亞之櫜泉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乃自引歸其身不復隱諱然周秦行記與僧孺所著幽怪錄文體絕不相類或謂乃李德裕門下士所作以暴僧孺之犯上無禮有僭逆意蓋嫁禍云爾理或然也

夢得多感慨

劉夢得初自嶺外召還賦看花詩云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以是再黜久之又賦詩云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譏刺併及君上矣晚始得還同輩零落殆盡有詩云昔年意氣壓羣英幾度朝回一字行二十年來零落盡兩人相遇洛陽城又云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又云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蓋自德宗後歷順、憲、穆、敬、文、武、宣凡八朝暮年與裴白優遊綠野堂有在人稱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又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尙滿天其英邁之氣老而不衰如此

先入言爲主

予爲童子時十月朝從諸長上拜南山先壠行石磴間紅葉交墜先伯元範誦杜牧之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之句又在鷰橋舊居春日新燕飛透簷間先姑誦劉夢得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

百姓家之句至今每見紅葉與飛燕輒思之不但二詩寫景詠物之妙亦先入之言爲主也

還珠吟

張文昌還珠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綢繆意繫在繡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予少日嘗擬樂府百篇續還珠吟云妾身未嫁父母憐妾身既嫁室家全十載之前父爲主十載之後夫爲天平生未省窺門戶明珠何由到妾邊還君明珠恨君意閉門自咎涕漣漣鄉先生楊復初見而題其後云義正詞工使張籍見之亦當心服又爲序其編首而百篇皆加評點過蒙與進先生元末鄉貢進士洪武間擢知荆門州卒于官

華清宮

周伯弼三體詩首載杜常華清宮詩連用二風字讀者不知其誤嘗見一善本作曉乘殘月入華清易此一字殊覺氣味深長

詠芭蕉

路德延儋州巖相之姪少日詠芭蕉詩云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和斜界紙心似倒抽書爲時所稱及巖廢黜遂不復振屢舉不第賦詩云初騎竹馬詠芭蕉曾忝名公誦滿朝五字便容登要路一枝還許折青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蹉跎歲月遙國計未寧身未遇羈身江海混漁樵自述其不得志也晚依朱友寧賦孩兒詩一百韻或譏於友寧謂以孩童喻之竟以掇禍然詩多佳句如共指雲生岫齊呼月上

天曲盡兒嬉之狀。又云。項橐爲師日。甘羅拜相年。亦有勸勉之意。但末句云。明時方重德。勸爾減狂顛。誠若譏之矣。

鼓吹續音

元遺山編唐鼓吹。專取七言律詩。郝天挺爲之註。世皆傳誦。少日效其制。取宋、金、元三朝名人所作。得一千二百首。分爲十二卷。號鼓吹續音。大家數有全集者。則約取之。其或一二首。僅爲世所傳。其人可重。其事可記者。雖所作未盡善。則不忍棄去。存之以備數。此著述本意也。又謂世人但知宗唐。於宋則棄不取。衆口一辭。至有詩盛於唐、壞於宋之說。私獨不謂然。故於序文。備舉前後二朝諸家所長。不減於唐者。附以己見。而詩觀者參焉。仍自爲八句題其後云。騷選亡來雅道窮。尚於律體見遺風。半生莫售穿楊技。十載曾加刻楮功。此去未應無伯樂。後來當復有揚雄。吟窗玩味章編絕。舉世宗唐恐未公。既成求觀者衆。轉相傳借。或有嫉之者。藏匿其半。因是遂散失不存。再欲裒集。無復是心矣。

宋仁宗昭陵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稱治。葬昭陵。有題詩道傍者曰。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灑昭陵。惜其人姓名不傳。史臣贊之曰。帝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斃倖而不足以顓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鞏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

朱子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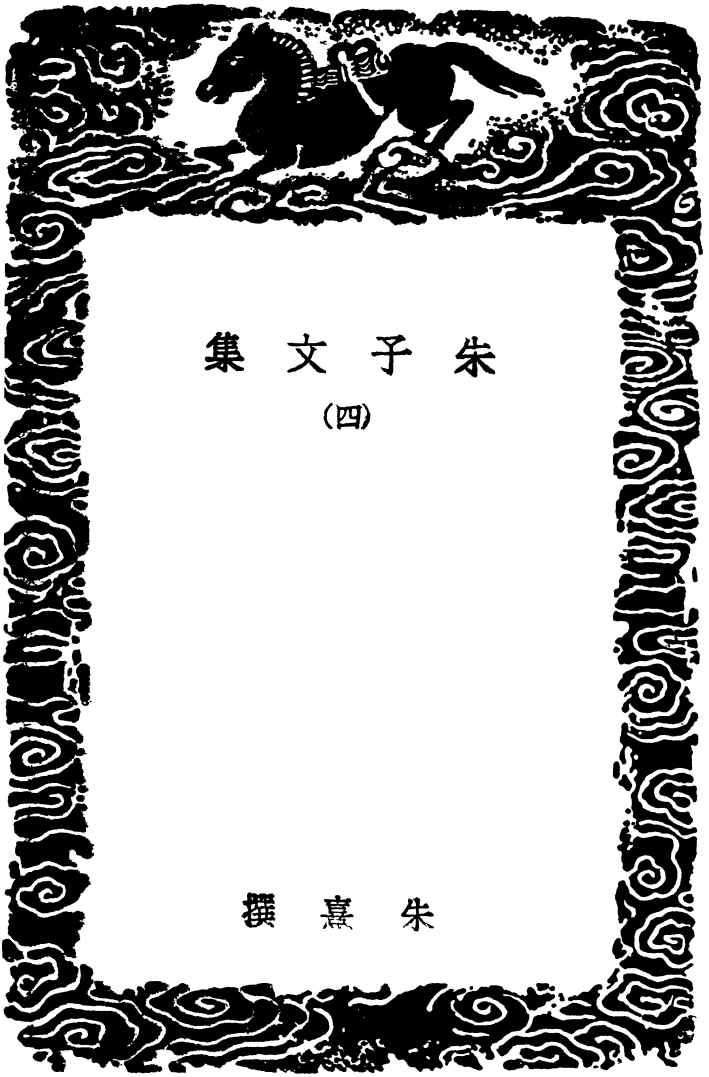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文集

(四)

朱熹撰

朱子文集卷之六

答林德久

所諭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外無他法。只日用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個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虒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熹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於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模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士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慮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心存得失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閒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爲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閒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閒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閒有趨向不同反能爲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考察去留似亦有益

答或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宂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卻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麤率而礙理處卻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閒放未死當更於閒靜中陶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卻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閒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閒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麤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答黃子耕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閒散。既無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閒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恩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麤淺。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許景陽

一別十載。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惟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諭。則夫子方是教他。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盡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尙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卽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爲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卻可闊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卽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閒斷卽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閒著是故字後段中閒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卽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卽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愼恐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麤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

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開。常說工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閒熹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純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工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己之獨能知此。而以他人爲不知也。以爲人不可到。則是己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此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閒。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闢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是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爲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閒道入德之效也。其他小節。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評之也。

答孫季和　應時

所諭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卽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他論數條。亦所當講。別紙奉報。幸幷詳之。槩栝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卻似未爲不幸。況後學

淺陋。又安敢議此乎。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答諸葛誠之

示諭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寘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諭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閒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閒。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閒。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諭。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答項平父安世

示諭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

周徧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麤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攖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沈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

答項平父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爲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諭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卻不能應事此固已失

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幷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倀倀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開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據己見爲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答項平父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

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卽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諭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卽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爲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爲存心者。其說如何。幸推詳之。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爲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卽見讀書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答郭希呂

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惟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

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何如。

答郭希呂

來諭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爲之。卻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榜。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即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己處用得工夫。即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註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

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時子雲

來諭滿紙深所未諭。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疏。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王伯禮　洽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

未備頃嘗修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塡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答趙幾道淵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逞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縗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髣髴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墜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劉仲則棨

示諭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册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册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機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謹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惟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嚌而盡其味也

答黃冕仲

所論爲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卻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觀涵泳。不必過爲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卽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 南強

陞伏山閒。聽於道塗。與凡士友之言。具知政績之美。竊謂今之爲吏者。捄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乃知執事者出乎其閒。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是可尙已。如聞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其在我者。其實既大。則其聲愈閎。將不可揜。政不必有意於其閒也。

答李守約 閎祖

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爲穿鑿。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閒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强作撐拄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荆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閒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答方賓王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分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答方賓王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概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眞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卽所見不差眞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

之妙不過於是擊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有小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眞不可以不戒

答李濱老 呂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貺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叔京游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日也示諭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倡指示要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騖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顧恨未得面叩其詳耳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隱栝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棄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廬阜固爲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眞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

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尚書並祠於學因與復議幷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祕丞公合而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幷以告想聞之亦爲一太息也叔京進德未已遂爲古人每一念之濟然出涕往時見其遺稾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此不獨爲姻戚之好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間一病亦甚可駭今聞其已能步履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爲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撥冗修復草草幸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熹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聞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不鄙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願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

行之耳況如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拙疏乍親吏事公私倥傯日不暇給尤覺荒謬不能一吐胸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且夕儻得脫此羈靮歸臥田閒呻吟之暇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閒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方耕道 未

開諭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閒似猶未免迫急之人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閒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其他尙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庵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概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閒

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因風語其可否焉。

答黃商伯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爲中道之廢者甚少。況年大官達。則其忽焉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之。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爲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州發來書。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眞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概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已。更望勉旃。有以卒副所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熹百拜。

答詹元善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爲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歧。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熹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强。未有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也。僭易皇恐。皇恐。承諭請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辦此事否。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

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職於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斁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覺覩縷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出未能有爲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所助多矣熹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當世之意賢者當有以識此心耳末由面論臨風耿耿

答潘叔昌

熹講聞雋譽爲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愧而已卽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福熹早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麤知以問學爲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況所謂日用之間不放不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髣髴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示人爲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修報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警者願日聞之幸甚幸甚

答潘叔昌

昨聞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豪峻卻愧悚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約達之恐

其過江未還煩爲略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寘其說而專意於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友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昌

承諭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熹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卻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工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爲何如沈叔晦章疏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答潘叔昌

示諭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蜀學之弊誠

如所諭。唐論卻未暇細看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卻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柟者。嘗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趣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蠭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潘叔昌

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詘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爲然。卽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卻讓他陳正己作宰相也。可怪可怪。

答潘叔昌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

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略皆如來諭。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顧恨相從日淺。未得深叩所存。以自警策。今讀來教。乃有懶弱自安之語。何邪。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黃仁卿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卻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

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爲他說所搖。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叩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卻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閒區別眞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眞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叩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爲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己。而設此以峻卻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卽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卻是適越北轅。卻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

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閒。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爲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閒。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兩書所諭。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論講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麤。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元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今詳來諭。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分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

得也。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墮。自放倒耳。眞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天地閉爲不恕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

答王子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

右之說而賈項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舛杭本亦多舊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爲穩當耳

答王子合

所諭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膚仲亦以修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閒整頓然亦懍懍不敢自保況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語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幷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閒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幷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眞不虛矣若得他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只爲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所諭土封事當時卻無人來論訴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尋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

來諭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爲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爲話端而興謗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士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願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士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鈐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儹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卻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叔和

示諭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寘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修身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卻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閒羞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陳膚仲

叅書諭及教導曲折甚善比傅丞便來雖不得書傅亦具言近況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麤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

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絜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諭。則老老與孝等句。與絜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蠲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

答程正思

承諭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達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間小未備處。已輒補之矣。幸詳擇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間。有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示諭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徧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卻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疏緩也

答黃直卿

別紙之諭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閒斷則日用之閒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方可觀中閒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答呂道一

示諭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戴邁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鈔口誦而心維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鈔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寬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樾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嬾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

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諭。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許順之

熹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卻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卻宜於事物名數上。著少工夫。蓋既無精麤本末之異。卽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辨說。未能盡曉。熹意欲云。心之爲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卽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眞如衆盲模象。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甚善。但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端可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

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何由面話。究此精微。臨風鬱結。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爲況如何。昨寄得疑難來。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順之尤甚。而三公失之太執著。執著者。有時而通。幽深者。蕩而不反矣。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卻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爲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概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求之卻以見諭。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然。令其慤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拗橫說卻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卻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山間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間絕難得好資質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齋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庵中相聚矣。向聞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少時。看何文字。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

反似求索太過。援引太雜。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汨沒不明。已逐段妄以己意。略論其一二梗概矣。可以類推。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執吝。以爲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有少辨論。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可幷取觀也。

答許順之

熹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辨之益。警發爲多。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歎。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事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麤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眞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眞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屛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開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第一不得喚作塵事昏心也。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是眞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眞。胡茶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

甚荷相愛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默若涵養深厚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到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致狂暴剛彊者必爲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卻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段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繆以千里處卻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此書徧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搉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揜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廓然大公何緣見得義理眞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尤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熹輩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屬令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卻不送往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丈二友子細校過但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近聞越州洪适欲

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一部納去可與二丈及林王陳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幷通書送縣學通書偶盡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偏寄耳聞已喫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吾友誠慤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爲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沈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范伯崇

在喪廢祭古禮可考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

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旣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考。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熹常解此義。以爲具文備禮。而非致戀焉之爲易。今人多此病。試思之。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爲文。然觀伯諫之言。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韁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旣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飮酒。擇交游。子澄相去不遠。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悤悤。不能盡舉。豫以拜聞。惟所材擇。

答范伯崇

熹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稟強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己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非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即不若且歸邑中之爲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爲恩怨之府，乃佳。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是覺得應事恩恩，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辯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卻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公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便橫說豎說，都不曾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子澄書，爲致意。

答劉公度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惑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

所諭衛州數句。爲己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方賓王

閒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爲師。眞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遏。可歎。

答方賓王

病軀雖幸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學不進。朋友間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爲永久之託者。甚可懼也。

答方賓王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他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閒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卽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朱飛卿

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朱飛卿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徧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詠之耳。若疑鄭衞不可爲法。卽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

答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叩之。因書諭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

諷詠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周叔謹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周叔謹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熹說。亦有悞字處。又恐錯認了。更略契勘爲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毛舜卿

示諭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

答路德章

所諭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

欲回頭而尙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答陳超宗

示諭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閒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向外妝點安排底心一切埽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工明日見效則其不曾下功斷可知矣

答曾泰之

所諭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卻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熹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卻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卻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

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也。

答陳明仲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賣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中所論政事敘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願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悞耳。

答孫敬甫

熹歸來麤遣。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皆未得如所欲。加以盲廢不可觀書。頗以爲撓耳。示論爲學之意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註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坦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答孫仁甫自任

未見顏色。辱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

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墮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墮也大抵天之生物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墮也不亦宜乎賢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悵悵也便還病倦草草

答周深父

所示疑義已悉第一條語意尤駁雜未易遽言第二說克己字頃嘗見人說此略似來諭而更精密初看似好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己之私之安穩也第三條孟子說得自詳悉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且只平看自有警發人處意味深長似此推說卻覺支蔓不親切也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騖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卻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胡文叔

承書諭及先世交游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慰今世徇俗爲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騖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諭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

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誠無愧焉。厥後荊公變法。至詆爲不治之朝。甚矣其肆爲強辯而不顧也。

宣仁后上仙

宋宣仁太后上仙。置道場內殿。有長老升法座。一僧參問曰。太后今歸何處。對曰。太后身歸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舉朝稱善。

富貴氣象

晏元獻公詩。不用珍寶字。而自然有富貴氣象。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等句。公嘗舉此謂人云。貧兒家有此景致否。晏叔原公姪也。詞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蓋得公所傳也。此二句。勾欄中多用作門對。

至寶丹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翠等字。世謂之至寶丹。其子明之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公強留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紫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徹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句意甚工。而富豔奇巧。蓋得公家法也。

漁家傲

范文正公守延安。作漁家傲詞曰。塞上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寒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予久羈關外。

每誦此詞。風景宛然在目。未嘗不爲之慨歎也。然句語雖工。而意殊衰颯。以總帥而所言若此。宜乎士氣之不振。所以卒無成功也。歐陽文忠呼爲窮塞主之詞。信哉。及王尚書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詞送之。末云。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謂王曰。此眞元帥之事也。豈記嘗譏范詞。故爲是以矯之歟。

謝公墩

王荊公詠謝公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謂荊公好與人爭。在朝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謝公爭墩。亦善謔也。然公詠史云。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則公不獨欲專朝廷。雖邱壑亦欲專而有之。蓋生性然也。

詠鷗詠魚

荊公詠鷗云。依倚秋風氣勢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又詠小魚云。遶岸車鳴水欲乾。魚兒相逐尚相歡。無人擊入滄溟去。汝死那知世界寬。二詩皆託物與詞而有深意。

詠塔自喻

荊公詠北高峯塔云。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丞相清之詠六和塔云。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邱。二詩皆自喻。荊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於既大用後。然卒皆如其意。不徒作也。

一日歸行

荊公一日歸行云。賤貧奔走食與衣。百日奔走一日歸。生平歡意苦未盡。正欲老大相因依。空房蕭颯施幬帷。青燈半夜哭聲稀。音容想像知何處。地下相逢果是非。劉須溪云。此悼亡作也。古無復悲如此者。傅汝礪憶內云。湘皐烟草碧紛紛。淚灑東風憶細君。浪說嫦娥能入月。虛疑神女解爲雲。花陰晝坐閒金翦。竹裏春遊冷翠裙。留得舊時殘錦在。傷心不忍讀迴文。眞致雖不及。而悽惋過之。予自遭難。與內子阻隔十有八年。謫居山後。路遠弗及迎取。不意遂成永別。祭文云。花冠繡服。享榮華之日淺。荊釵布裙。守困厄之時多。忍死獨居。尚圖一見。敍久別之舊事。講垂死之餘歡。促膝以擁寒爐。齊眉以酌春釀。蓋祖荊公詩意也。及讀汝礪詩。而益加悲惻焉。

溫公挽詞

呂獻可爲中丞。因劾王荊公被黜。後臥病。以手書託司馬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而獻可不及見矣。及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相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蓋記其先人之言也。讀者悲之。

歸田詩話中卷

廬山瀑布

太白廬山瀑布詩後徐凝有一條界破青山色之句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今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及其自題漱玉亭云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玉龍蕩蕩白銀闕沉沉水晶宮願隨琴高生脚踏赤鯉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意氣偉然眞可以追蹤太白矣然太白又有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亦奇妙句惜世少稱之者

與李之儀簡

東坡詩云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復何爲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爲酒錢其曠達如此又與李之儀小簡云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尙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爾梅二丈謂聖俞也

東坡傲世

韓文公上佛骨表憲宗怒遠謫行次藍關示姪孫湘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又題臨瀧寺云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讀之令人悽然傷感東

坡則放曠不羈。出獄和韻即云。却對酒盃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方以詩得罪。而所言如此。又云。却笑睢陽老從事。爲予投檄向江西。不以爲悲而以爲笑。何也。至惠州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渡海云。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方負罪戾而傲世自得如此。雖曰取快一時。而中含戲侮。不可以爲法也。

詩無愁恨意

東坡詩云。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頭蕭散滿霜風。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又云。公退清閒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法。臥對縈簾一炷香。皆言閒退而無愁恨之思。至黃山谷。則云。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讀之令人慘然不樂。

浣花醉歸圖

山谷題浣花醉歸圖云。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能道出少陵心事。趙子昂詩云。江花江草詩千首。老盡平生用世心。亦髣髴得之。

後山不背南豐

陳後山。少爲曾南豐所知。東坡愛其才。欲牢籠於門下。不屈。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又妾薄命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亦爲南豐作。然送東坡則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風帆目力盡。江空歲年晚。推重向慕甚至。特不肯背南豐爾。志節可尙也。一生清苦。妻子寄食外家。

寄外舅郭大夫云。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得家信云。深知報消息。不敢問何如。況味可知也。詩格極高。呂本中選江西宗派以嗣山谷。非一時諸人所及。

陳秦才思之異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山谷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後山詩。如壞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蜾蠃偸眼避紅妝。豔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後山宿齋宮驟寒。或送綿半臂。卻之不服。竟感疾而終。淮海謫藤州。以玉盂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屯泰不同。又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

崇徽公主手痕

歐陽文忠公題崇徽公主手痕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嘗與國謀。朱文公云。以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以詩言之。第一等詩。其全篇云。故鄉飛鳥尙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芳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爲誰留。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嘗預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野草自春秋。全篇前後亦相稱。公主、僕固懷恩女。唐代宗册立之。以嫁吐蕃。此其出塞時所記云。

李留後知鄆州

北州從事謁家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麈談詩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蕭灑有餘清。此歐公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也。公語人云。人開口好言富貴。如

此詩所謗。清而不俗。非善處富貴者不能也。

燕子樓

陳薦彥升彭城八詠。惟燕子樓全篇皆佳。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在水邊樓。風清玉簟慵欹枕。月好珠簾懶上鉤。殘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芳華一夜休。薩天錫過彭城一絕云。雪白楊花撲馬頭。行人春盡過徐州。夜深一片城頭月。曾照張家燕子樓。亦脫灑可誦。

詠二石

陳克子高題三品石云。臨春結綺今何在。屹立亭亭終不改。可憐江令負君恩。白頭仍作北朝臣。題望夫石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二詩皆超出常格。而意警拔。不與諸作同。

周公禮樂

蔡京當國。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肆蠱惑其生日。天下郡國皆有饋獻。號太師生辰綱。富侈可知也。文士錦囊玉軸。競進詩詞。獨喜周邦彥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及燕山之役。其子攸與童貫北征。京寄詩云。百年盟誓宜深慮。六月師徒盡少休。緇衣堂下風光美。及早歸來捧壽甌。既知伐遼爲非策。不於朝廷明言之。而私以諭其子。誤國不忠甚矣。周公禮樂安在哉。張商英拜相。唐子西作內前行云。周公禮樂未要作。置身姚宋亦不惡。蓋謂周公未易學。得如姚、宋。亦可矣。詞旨輕重。要當如此。徒爲媚竈

語。何益之有。

村學堂

曹組元龍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蝨。衆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村俗之狀。近吳敬夫一聯云。闌干苜蓿先生飯。顛倒天吳稚子衣。其景況可想也。

金明池

金明池爲宋東京遊賞之地。當時有詩云。柳外雕鞍公子過。水邊紈扇麗人行。風景可以想見。又有人送邊帥赴任云。前隊貔貅衝曉色。後車鶯燕雜春聲。行色之盛。宛然在目。惜全篇不傳。

荔支詩讖

徽宗於禁苑植荔支。結實以賜燕帥王安中。御製詩云。葆和殿下荔支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近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蓋用樊川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句意。竟成語讖。

杏花二聯

陳簡齋詩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陸放翁詩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皆佳句也。惜全篇不稱。葉靖逸詩。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戴石屏詩。一冬天氣如春暖。昨日街頭賣杏花。句意亦佳。可以追及之。

中興頌詩誤

磨崖中興碑黃張二大篇爲世傳誦然各有誤山谷云南內淒涼誰得知按李輔國遷上皇居西內非南內也文潛云玉環妖血無人掃按貴妃於佛堂前縊死非濺血也南渡後于湖張安國一篇世少知者詩云錦襆兒啼思塞酥車牀燎香驅羣胡黃裙錦襪無尋處一夜驚眠搖帳柱朔方天子神爲謀三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奇祟中興之功不贖罪日光玉潔十丈碑蛟龍蟠拏與天齊北望神京雙淚落太息何人老文學可繼黃張之後

感興詩論二教

朱文公感興詩其間二篇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荊棘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論二教之害然亦有輕重

多景樓

龍洲劉改之鎮江多景樓詩云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蓋自吳晉以來立國於南者特長江天險兢兢保守北望中原岌岌之度外況沙漠之境氈毳之域哉詩意蓋深寓此恨也及至我朝太祖命將出師直抵塞外太宗親征遠逾漠北名王貴族悉來歸附龍沙之地蕩然一空奇功偉績眞所謂雪恥酬百王成功冠千古者矣或以爲自古但聞北併南不聞有南　北者謬論也

三高亭

吳江三高亭祠越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或題一詩於上云。人誚吳癡信不虛。追崇越相果何如。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自後過者閣筆。

沈園感舊

陸放翁晚年過沈園二絕句云。落日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詩意極哀怨。初不曉所謂。後見劉克莊續詩話。謂翁初婚某氏。伉儷相得。而失意於舅姑。竟出之。某氏改事人。後遊沈園。邂逅相遇。翁作詞有錯錯錯、莫莫莫之句。蓋終不能忘情焉爾。翁得年最高。有句云。世味掃除和嬾盡。生涯零落併錐空。老病已全惟欠死。貪嗔雖去尚餘癡。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予垂老流落。途窮歲晚。每誦此數聯。輒爲之悽然。似爲予設也。

瀘溪送澹菴

王瀘溪送胡忠簡謫嶺表二詩。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秦檜見而大惡之。以謗訕流辰州。二詩、人皆傳誦。忠簡和韻。少有見也。詩云。巖耕名已振京關。未信終身袖手閒。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致君自許唐虞上。待我誰能季孟間。宗社年來欠元老。蒼生拭目看來還。士氣年來弱不支。逢時言行欲俱危。不因湖外三年謫。安得江南一段奇。非我獨清緣世濁。此心誰識只天知。萬牛回首

須公起大廈將顚要力持清峭警拔與前詩相稱瀘溪在辰州人爭迎以爲師孝宗更化許自便光宗卽位忠簡薦之召對便殿除直敷文閣年已九十餘矣

龍洲送簡卿

劉改之送王簡卿歸天台二詩辛稼軒致書云送王侍郎詩偉甚眞所謂橫空排硬語妥帖力排羣者也詩云欲數人才難屈指有如公者又東歸班行失士國輕重道路不言心是非載酒青山隨處飮吟詩玉塵爲誰揮歸期趁得東風早莫放梅花一片飛千巖萬壑天台路一日分爲兩日程事可語人酬對易面無慚色去留輕放開筆下閒風月收斂胸中舊甲兵世事看來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予以爲可繼王瀘溪送胡澹菴詩後又高九萬送方秋崖以諫去國云忠言歷歷未曾行盡載圖書出帝京餘子但知才可忌先生當以去爲榮門闌竹石關心久部曲溪山照眼明長嘯歸歟莫惆悵浙江風定自潮平時人以爲不下劉龍洲送王侍郎歸天台詩然規模機軸皆自李師中送唐御史詩來

姜白石雲山句

姜堯章詩云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爲天造語奇特王從周亦云未知眞是嶽秖見半爲雲似頗近之然較之唐人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之句殊覺安閒有味也

戴石屏奇對

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峯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

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然須實歷此境方見其奇妙

劉後村書所見

後村劉克莊絕句云新剃閻黎頂尚青滿村聽講法華經那知世有彌天釋萬衲如雲座下聽謂小道易惑衆而不知有大道也又云刮膜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一生心誰知鬚髻攜籃者也有盲人問點鍼謂精藝難成而小藝亦可售也又云黃童白叟往來忙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亦可感歎云（延博案後一詩亦見陸放翁集中）

龐右甫過汴京

蒼龍觀闕東風裏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此宋龐右甫過汴京詩也甚感慨有味楊仲宏作紀夢詩乃全用其一聯何也

陸秀夫殉國

宋衞王卽位海上秀夫爲首相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每朝會秀夫獨儼然正立如治朝雖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及厓山兵潰秀夫先驅其妻子入海卽負帝同溺或畫爲圖者石田林景熙賦詩云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版蕩純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無前詞嚴義正足以發明其心事云

家鉉翁持節

元兵南下。次高亭。宋朝納降。吳堅爲左相。家鉉翁爲參政。與賈餘慶、劉岊、爲祈請使北行。文天祥詩云。當代老儒居首揆。殿前陪拜率公卿。又云。程嬰存趙眞公志。賴有忠良壯此行。前謂吳。後謂家也。至北。鉉翁抗節不屈。拘留河間。世祖崩。成宗卽位。始賜衣服。遣還鄉里。年逾八十矣。林景熙有詩送之云。瀕死孤臣雪滿顚。冰氈齧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啜秋荒遼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可謂不負文山所期矣。

汪水雲賜還

水雲汪元量。宋亡。以善琴召赴大都。見世祖。不願仕。賜黃冠遣還。幼主送詩云。黃金臺上客。底事又思家。歸問林和靖。寒梅幾度花。宋宮人多以詩送行者。有云。客有黃金共壁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杯。意極悽惋。元量有詩一帙。皆敍宋亡事。如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餘詩大抵類是。可備野史。元馬易之題其帙後云。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延博案。汪元量有湖山類藁五卷。水雲集一卷。予曾重刻以傳。）

東魯遺黎

信雲父、山東人。元兵南下。爲張宏範元帥館客。文山被獲。宏範命雲父款待之。日侍談論。頗有向南之意。贈文山詩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患太皇明。文山因教以詩法。卽領悟。作樂府云。東風吹落花。紛紛

辭故枝莫怨東風惡花有再開時文山稱賞因贈以詩云東魯遺黎老子孫南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蓋是時宋臣或有反面事北者文山詩云遺老猶應愧蜂蟻故人久已化豺狼又云黑頭汝自誇江令冷齒人猶笑褚公皆有所指也

敍金末事

元遺山在金末親見國家殘破詩多感愴如云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花啼杜宇歸來血樹挂蒼龍蛻後鱗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燕南趙北無全土王後盧前總故人皆寓悲愴之意至云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不忘前朝之盛亦可念也

岳鄂王墓

岳王墓詩自董靜傳如公更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之後（廷博案此聯係宋葉紹翁詩靜傳詩在西湖百詠可考也）趙子昂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世皆稱誦和者二人亦傑作也徐孟岳云童大王回事已離岳將軍死勢尤危直教萬歲山頭雀去遶黃龍塞上旗飲馬徒聞腥鞏洛洗兵無復望倏支湖邊一把摧殘骨蓋世功成百世悲高則誠云莫向中州唱黍離英雄生死繫安危內庭不下殲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千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少日過葛嶺憶有人和韻題墓上云山前有客祠彭越塞上無人斬郅支和支字韻亦佳當時不能全記再過之則已墁之矣又有人爲排律一首云北狩君親遠南遷將相夸偷安依鳳闕抱恨寄龍沙咨岳歸神器遭秦載鬼車結句云太師墳上土遺

臭遍天涯。蓋江海自蔡州回。駐軍牧牛亭。命軍士於秦檜塚上便溺以快意。人因謂之遺臭塚云。

吳越王畫像

臨安縣城北觀音寺。吳越武肅王畫像。精神雄偉。儼然如生。有僧題八句於上云。天與精忠不等閒。手提一劍定江山。國開吳越風塵際。功在桓文伯仲間。鐵券金書藏策府。錦衣玉節照鄉關。猶將忠孝遺身後。曾謂曹瞞作老姦。結句謂錢俶納土。得諡忠孝。而不曉曹瞞老姦何謂。後閱郡志。武肅嘗晝寢假寐。爐火燼湯於前。有童子侍側。見湯沸。恐驚寢。連以水沃之。武肅窺見其所爲。後以他事殺是童子。每見其現形。武肅曰。吾在軍旅殺人多矣。絕無影響。此童乃獨能如是。遂封爲本縣城隍神。此事與魏武佯睡而殺覆被美人相類。蓋藏伏機心以試人。此姦雄所爲。或恐指此。

宋故宮

先叔祖士衡和楊廉夫宋故宮詩云。歌舞樓臺擬汴州。可憐蠻觸戰蝸牛。臨書玉枕雕簷靜。行酒青衣罽帳愁。卷土自應從亶父。滔天誰復放驩兜。臺空樹老寒鴉集。落日白波江上秋。廉夫喜其和兜字韻勝。蓋廉夫詩用紅兜字。元廢宋宮爲佛寺。西僧皆戴紅兜帽也。然結句更適健。

靈巖寺

姑蘇靈巖寺。館娃宮舊基也。吳僧舟別岸一詩云。白晝娃宮宴未旋。東風吹下越來船。捧心方妒三千女。嘗膽誰知二十年。花暗屧廊蜂蝶困。草深香徑鹿麋眠。憑欄一段傷心事。都在西山夕照邊。用意遣詞甚

佳。貢有初嘗爲予稱誦之。

鸚鵡洲

崔塗鸚鵡洲詩云。曹瞞尙不能容物。黃祖何由解愛才。後無繼之者。陳剛中一篇云。大江東南來。孤洲屹枯蘇。中有千載人。殘骨寄偃蹇。惟漢黨錮禍。薦紳半摧殄。況復啖葛奴。盡使羽翼翦。天乎鸞鳳姿。乃此侶猰㺄犬。想當落筆時。酒酣玉色洒。鸚鵡何足詠。僅以雕蟲顯。我來策蓬顚。淸淚淒以泫。尙恨迷幾先。不爲無道卷。賢哉龐德公。一犂老襄峴。詞語跌宕。議論老成。誠佳作也。

子昂書歸來辭

趙子昂以宋王孫仕元朝。擅名詞翰。嘗書淵明歸去來辭。得者珍藏之。有僧題絕句於後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蓑裳肯逝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應醉裏書。後人不復著筆。

虞伯生草詔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爲學士。天歷至順間。文治蔚然可觀。順帝爲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藁呈。順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不復能楷書。此與宋晏殊撰李宸妃碑事相類。妃實誕仁宗。而

殊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罪。皆盛德事也。

薩天錫紀事

薩天錫以宮詞得名。其詩清新綺麗。自成一家。大率相類。惟紀事一首。直言時事不諱。詩云。當年鐵馬遊沙漠。萬里歸來會二龍。周氏君臣空守信。漢家兄弟不相容。祇知奉璽傳三讓。豈料遊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灑淚。世間骨肉可相逢。蓋泰定帝崩於上都。文宗自江陵入據大都。而兄周王遠在沙漠。乃權攝位。而遣使迎之。下詔四方云。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及周王至。迎見於上都。歡宴一夕。暴卒。復下詔曰。夫何相見之頃。宮車弗駕。加謚明宗。文宗遂卽眞。皆武宗子也。故天錫末句云然。

歸田詩話下卷

翰院憶江南

虞邵菴在翰林有詩云屏風圍坐鬢毵毵銀燭燒殘照暮酣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春雨憶江南又作風入松詞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輕羅初試朝衫御溝冰泮水挼藍飛燕語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銀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蓋卽詩意也但繁簡不同爾曾見機坊以詞織成帕爲時所貴重如此張仲舉詞云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卽指此也

退朝口號

邵菴退朝口號云雨浥輕塵道未乾朝回隨處借花看牆東千樹垂楊柳飛絮來時近馬鞍日出風生太液波畫橋影裏綵船過橋頭柳色深如許應是偏承雨露多少日在四明從王叔載先生學詩先生舉此詩數首云細讀而詳味之如醉後厭飫珍羞而食宣州雪梨相似爽口可愛也又云元朝諸人詩雖以范、楊、虞、揭並稱然光芒變化諸體咸備當推道園如宋朝之有坡公也予謹識之久而益信

宗陽宮翫月

楊仲宏以宗陽宮翫月詩得名然他作如風雨五更雞亂叫江湖千里鴈相呼挾書萬里朝明主仗劍三

年別故鄉。窗間夜雨消銀燭。城上春雲壓綵旗。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繙經白馬馱。沉雄典實。先叔祖每稱之。長篇如古牆行、梅梁歌。亦皆爲時所推許。夫人瞿氏。予祖姑也。嘗以仲宏親筆草藁數紙授予。字畫端謹。而前後點竄幾盡。蓋不苟作如是。

羅刹江潮

錢思復以浙江潮賦得名。起句云。維羅刹之巨江兮。實發源於太末。試官喜之。遂中選。蓋滿場無知羅刹爲浙江別號者。後作西湖竹枝曲云。阿姊住近段家橋。先伯元範戲之云。此段家橋創見。却與羅刹江不同也。蓋西湖斷橋以唐人詩斷橋荒草合得名。亦謂孤山路至此而盡。非有所謂段家者。竹枝曲凡十章。皆佳作。首章云。阿姊住近段家橋。山妒蛾眉柳妒腰。黃龍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予時年幼。愛而盡和之。首章云。昨夜相逢第一橋。自將羅帶繫郎腰。願郎得似長江水。日日如期兩度潮。甚爲思復稱獎。思復號心白道人。張氏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筒川。與楊廉夫唱和。有句云。笠澤水寒魚尾赤。洞庭霜落樹頭紅。又云。漢史丁公那及齒。陶詩甲子不書元。蓋感時事也。

香奩八題

楊廉夫晚年居松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聲樂。乘大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爭相迎致。時人有詩云。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撥琵琶。可憐一解楊夫子。變作江南散樂家。或過杭。必訪予叔祖。宴飲傳桂堂。留連累日。嘗以香奩八題見示。予依其體作八詩以呈。藁附家集中。忘之久矣。今尙記數聯。

花塵春跡云。燕尾點波微有暈。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窗聞笑語。採蘋洲渚聽愁吁。香頰啼痕云。斑斑湘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廉夫加稱賞。謂叔祖云。此君家千里駒也。因以鞋盃命題。予製沁園春以呈。大喜。卽命侍妓歌以行酒。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偸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秖勸金巵。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歡飲而罷。袖其藁以去。

雨淋鶴

張仲舉至正初爲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廩膳。鄰齋出對云。豕冠點饌。是日適用驢肉。仲舉戲續云。驢肉作羹。御史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乘夜逃奔揚州。時揚州方全盛。衆素聞其名。皆延致之。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衆爲詩以譏笑之。惟韓介玉一絕云。垂柳陰陰翠拂簷。倚欄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時有相士在座。或曰仲舉病鶴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雨霽則沖霄矣。後入大都。致位貴顯。果如其言。

歌風臺

張光弼盧陵人。至正間爲浙省員外。張氏專擅。棄位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居士。有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闌干。只消幾度薔薇醉。看得春光到牡丹。蓋言時事也。一日。作歌風臺詩。乘醉來過爲

予朗誦之。詩云。世間快意寧有此。亭長還鄉作天子。沛宮不樂復何爲。諸母父兄知舊事。酒酣起舞和兒歌。眼中盡是漢山河。韓彭誅夷黥布戮。且喜壯士今無多。縱酒極歡留十日。慷慨傷懷淚沾臆。萬乘旌旗不自尊。魂魄猶爲故鄉惜。由來樂極易生哀。泗水東流不再回。萬歲千秋誰不念。古之帝王安在哉。莓苔石刻今如許。幾度西風灞陵雨。漢家社稷四百年。荒臺猶是開基處。蓋得意所作。豪邁跌宕。與題相稱。又嘗作唐宮詞數首。爲予誦之。中間云。可憐三首清平調。不博西涼酒一盃。予曰。太白於沈香亭應制。親得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不可謂不遇。何必西涼酒一盃乎。光弼亦大笑。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後亦如其言。

蘆花被

亡友邱彥能藏蘆花被圖。蓋模寫酸齋梁山濼故事。貢泰甫首題律詩一首。吳子立繼之。其餘數首而已。彥能寶惜此卷。不妄與人題。後遇吳敬夫。以其有詩名。出而求題。敬夫爲賦數首。皆不愜意。最後一首云。秋風吟就蘆花被。一落人間知幾年。澤國江山今入畫。詩人毛骨久成仙。高情已落滄洲外。舊夢猶迷白鳥邊。展卷不知時世換。水光山色故依然。彥能喜。始請登於卷。彥能嘗以唐三學士奕棋圖求題。予爲賦絕句云。三人當局各藏機。思入幽元下子遲。畢竟是誰高一著。風簷日影靜中移。彥能歎賞。敬夫亦以雪詩見示。予和其西字韻云。夜靜有舟來刻曲。時平無馬入淮西。敬夫亦加譽焉。予時年甚少。敬夫爲鄉前輩。彥能亦倍年以長。二人墓有宿草久矣。因念舊交。爲之慨然。

鍾馗圖

鄉丈凌彥翀。名雲翰。號柘軒。至正間。以周易經與士衡叔祖同登浙省鄉牓。授平江路學正。不赴。才高而學博。爲鄉黨所推。一日來訪叔祖不在。以所和石湖田園雜興詩一帙留寄舍下。數日。予盡和之。及見大驚喜。爲作序文於前。因是遂刮目相視。且歎叔祖之不能盡知也。繼以梅詞霜天曉角一百首、柳詞柳梢青一百首、號梅柳爭春者。屬予和之。予亦依韻和就。大加賞拔。予視先生猶大父行。而先生不以齒德自居。過以小友見待。每於諸長上前稱之不容口。喜後進之有人也。洪武庚申冬。爲人題鍾馗圖云。朔風吹沙目欲眯。官柳搖金梅綻蘂。終南進士倔然起。帶束藍袍靴露趾。手掣硬黃書一紙。若曰上帝錫爾祉。蝎磔于思含老齒。頤指守門荼與壘。肯放妖狐搖九尾。一聲爆竹人盡靡。明日春光萬餘里。不數日。爲鄉人官於外郡者飛舉。里胥臨門。不容辭避。迫脅上路。到京授四川學官。遂成詩讖。在任以乏貢舉。謫南荒以卒。歸骨西湖。予送之葬。有絕句云。一去西川隔夜臺。忍看白壁瘞蒼苔。酒朋詩友凋零盡。只有存齋冒雨來。蓋感知己也。

吳敬夫父子

吳敬夫之子愷爲官四川。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嘗爲予誦之。敬夫卒。愷丁憂還家。訪予。自誦其詩曰。薄宦蕭然作遠遊。行囊那得一錢留。孟光不比蘇秦婦。肯笑歸來只敝

裘自誇其廉且矜其妻之賢也予因舉敬夫前詩謂曰尊翁有念子之情而子乃獨歸美其婦何耶慚慚笑而去

桂孟平題新話

庚辰歲秋權停江北五布司學校予在河南孟平在山東各齋學印赴禮部交納孟平訪予於大中街旅舍相見甚歡予置酒出紀行返棹編示之孟平贈詩有江湖得趣詩盈卷故舊忘懷酒滿樽之句予後授太學助教孟平授谷府奉祠寄小詞末句云捲起綠袍袖舞箇大齋郎鄰堂王達善助教亦好作詞見之大笑喜其善謔也孟平刻意於詩有日課之工嘗手書百篇寄予孟平後卒於長沙予亦遭難家事零落所寄詩亦被人取去獨題翦燈新話長篇載在卷首幸而存焉乃訓導錢塘邑庠日所作也備錄於此以寓鄰笛之悲云山陽才人疇與侶開口爲今闔爲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離撫遇心怦怦道是無憑還有憑沈沈帳底晝吹笛嗚嗚窗間宵翦燈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玉簫倚月吹鳳凰金柵和烟鎖鸚鵡造化有迹尸者誰一念才萌方寸移善善惡惡苟無失怪怪奇奇將有之丈夫未達虎爲狗濯足滄浪泥數斗氣酣骨聳錚有聲脫幘目光如電走道人青蛇天動搖不斬尋常花月妖茫茫塵海溫萬點落落雲松酒半瓢世間萬事泡幻爾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巫山誰道深雲母屏風薄如紙鶯鶯宅前芳草迷燕燕樓前明月低從來松柏有孤操不獨鴛鴦能並棲久在錢塘江上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銜春幾度回斷夢殘魂落何處還君此編長嘯歌便欲酌以金叵羅醉來呼枕睡一覺高

車騎馬遊南柯。

莫士安寄問

莫士安湖州人。爲國子助教。以古文擅名。詩筆亦敏贍。同輩皆弗及也。司業廳前有丹杏一株。當繁盛時。監丞王崚用置酒花下。同席者分韻各賦五言古體一章。次年。予轉擢周府。次子達亦領河南鄉薦。士安寄詩云。問訊先生復自憐。家風喜得二郎賢。兩經寒暑無書寄。一卷春秋有子傳。丹杏開花思舊會。黃楊厄閏直殘年。洪恩若許還鄉去。茅屋荒苔老石田。丹杏開花指舊事。時士安謫吳中治水。故有黃楊厄閏之語。

宣和畫木犀

宣和畫瓶中折枝木犀。莫士安嘗舉鄉人張來儀一詩云。玉色官瓶出內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新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爲予稱誦之。予遂擬作一首云。金溝水活玉瓶寬。分得天葩下廣寒。可惜秋香容易落。不如留向月中看。士安亦稱善。

折桂枝

章彥復。自福建省檢校回杭。過鄧先君置酒待之。予適自學舍歸。彥復卽席指雞爲題命賦詩。予勉成四句以呈云。宋宗窗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范張情誼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彥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幷題詩其上以贈云。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蘭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

時予年始十四云。

十月桃

先伯嘗誦十月桃花詩一聯云。劉郎再來歲云暮。王母一笑天回春。當時不曾問爲何人所作。并請舉其全篇爲可惜也。又記錢用壬爲張氏參政新納妾名小桃。謝元功以詩賀之。一聯云。平分阿母池頭景。淺發參軍幕下春。當時亦稱頌之。

芭蕉花

仁和誠意齋生陳瑤。爲學勤敏。而性資老成。憲官至學。出對云。筆底春風轉轉生。瑤對曰。絃間嘵溜嘈嘈瀉。又出對云。輕搖紈扇。清風透入人懷。瑤對曰。高捧玉盤。明月飛來我手。庭下芭蕉開花。命題賦詩。瑤一聯云。白藕作花還葉葉。碧蜂生子自房房。形容酷似之。諸生皆袖手。後以歲貢赴京。除敍州邑簿。非其志也。竟以事累謫死南荒。惜哉。

賣花聲

謝宗可百詠詩。世多傳誦。除走馬燈、蓮葉舟、混堂睡燕、數篇外。難得全首佳者。鄉見邱彥能誦其賣花聲一首。百詠中不載。詩云。春光叫盡費千金。紫豔紅香藉好音。幾處喚回遊冶夢。誰家不動惜芳心。韻傳楊柳門庭晚。響徹鞦韆院落深。忽被捲簾人喚住。蝶蜂隨擔過牆陰。

詠鐵笛

楊廉夫初居吳山鐵冶嶺。號鐵崖。後遷松江。又號鐵笛道人。卞宜之作鐵笛詩寄之云。一段清冰百鍊鋼。曾翻宮徵事虛皇。裂開黃鶴磯頭石。驚落青鸞鏡裏霜。仙子珮環新樂府。翰林風月舊文章。道人清節磨礱久。却笑桓伊獨據牀。廉夫喜之。同時有製鐵笛賦者。造語粗率。不若詩也。

詠炭詩

詠炭詩。楊誠齋有烏銀玉質金石聲。見火忽作爆竹鳴。不知何喜唧唧吟。不知何怒泄不平。到渠怒定兩耳熱。銅瓶在傍却饒舌。一篇曾見貢有初傳誦郭矮梅八句。甚工。詩云。樵青黎面學崑崙。斫月燒雲樹欲髡。萬竈黑烟灰出劫。一星紅燄火還魂。汚身若有仙翁幻。報國今無義士吞。曾似茅齋風雪夜。地鑪榾柮暖溫溫。又詠簾詩。止記中間二聯云。紅影眼花春撲撲。玉鉤心事日懸懸。思歸梁燕心長切。望幸宮娥眼欲穿。矮梅、江西人。惜不記其名字。

楊妃襪

詩社以楊妃襪爲題。楊廉夫一聯云。安危豈料關天步。生死猶能繫俗情。題目雖小。而議論甚大。所以諸人莫能及。

御溝流葉

雅正卿有四美人圖詩。惟御溝流葉最佳。彩毫將恨付霜紅。恨自綿綿水自東。金屋有關防虎豹。玉書無路託鱗鴻。秋期暗度驚催織。春信潛通誤守宮。莫道人間音問杳。明年錦樹又西風。琢句甚工。

哀姑蘇

吳元年國兵圍姑蘇臨危張士誠聚其族齊雲樓舉火焚之縊不死就擒王叔簡有詩哀之云天星夜墮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羣睥睨金湯徒自棄倉皇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今無豫讓聞風雨明年寒食節麥孟誰灑太妃墳先伯亦有絕句云虎鬬龍爭既不能雞鳴狗盜亦何曾陳平韓信皆歸漢只欠彭城老范增蓋張氏據有浙西富饒地而好養士凡不得志於前元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爲北樂府譏之云皁羅辮兒緊札梢頭戴方簷帽穿領闊袖衫坐箇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及城破無一人死難者武夫健將惟束手賣降而已詩意有所謂也

紀吳亡事

姑蘇之被圍也唐伯剛和人泥字韻云玉樓金屋愁如海布襪青鞋醉似泥謂當時居權要者不如處閒散之樂也社友王元載亦誦一詩不知何人所作詩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詩意與前詩亦相類（廷博案此葛天民詩見貴耳集）

弔白門

陳剛中白門詩云布死城南未足悲老瞞可是算無遺不知別有三分者只在當時大耳兒詠曹操殺呂布事布被縛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意欲生之劉備在坐曰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張思廉作縛虎行云白門樓下兵合圍白門樓上虎伏威戟

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脫斑爛衣。捽虎腦。截虎爪。眼視虎。如貓小。猛跳不越當塗高。血吻空腥千里草。養虎肉不飽。虎飢能噬人。縛虎繩不急。繩寬虎無親。坐中叵奈劉將軍。不從猛虎食漢賊。反殺猛虎生賊臣。食原食卓何足嗔。記當時事。調笑可誦。思廉有詠史樂府一編。皆用此體。

西湖竹枝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和者甚衆。皆詠湖山之勝。人物之美。而寓情於中。大率一律。惟二人詩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倘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官河遶湖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用意稍別。惜不記其人姓名。

吳山遊女

貢有初。泰甫尚書姪。工詩。春日見吳山遊女之盛。作絕句云。十八姑兒淺淡妝。春衣初試柳芽黃。三三五五東風裏。去上吳山荅願香。特過予誦之。其詩新嫩奇巧多類是。惟送戴伯貞還廣西一律云。桂江烟水接瀟湘。逐客南歸道路長。卷裏漫多新制作。篋中猶是舊衣裳。逢人盡說官如水。老我相看鬢已霜。此去莫教音問斷。鴈飛今喜過衡陽。敍事委曲而感慨繫之。出諸作之上。

送還俗入道

孫花翁送女冠還俗云。脫却霞綃上醮衣。女童鬟髻綠楊垂。重調螺黛爲眉淺。再試弓鞋舉步遲。紫府烟花鶯喚醒。丹房雲雨鶴通知。簾低紅杏春風暖。清夢應曾見舊師。段吉甫送妓入道云。歌舞當年第一流。

洗妝今日別青樓。便從南岳夫人去。肯爲蘇州刺史留。琳館月明簫鳳下。瑣窗花老鏡鸞收。却憐愁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事不同而語皆工。

觀燈句

洪武間。杭州元夕張燈頗盛。予因遊觀。有句云。三市華燈依舊好。一天明月爲誰圓。惟郁魯珍和云。春燈閒論誰家好。夜月初看此度圓。句意甚新。爲衆推許。魯珍後爲官陝西。被罪退居獨山村中。不復入城。寄詩云。我已栽成三徑菊。君今著就幾編書。然竟以題松石軒詩卷被累。死獄中。其被逮也。見予誦許仲晦詩。村逕遠山松葉滑。柴門臨水稻花香。牛羊晚食鋪平地。鸛鶴晴飛磨遠天。日落遠波驚宿鴈。風吹輕浪起眠鷗。等句。謂寫村居之景。曲盡其妙。今不復見矣。予因其言。念郢州詩之妙。而亦哀魯珍之不幸也。

晚涼句

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王子宣詩。晚涼浴罷閒無事。水閣東頭看月生。吳主一詩。二人在當時皆以詩鳴。此其得意句也。

汴梁風土

汴梁爲宋東京。士人遊宦者少得清暇。以遂宴賞之樂。當時有賣花擔上觀桃李、拍酒樓前聽管絃之句。伴讀黃體方續之云。雨後淤泥填紫陌。風前塵土障青天。蓋街道無溝渠。又不用磚石甃。遇雨則行潦縱橫。而地迫黃河。風起則塵沙蔽日。不可開目。嘗集體仁門。體方戲語同列云。此所謂東華軟紅塵也。

相國寺

汴梁相國寺。暇日予與黃體方過焉。將謂有南方花木之勝。香茗之供。而鄙陋殊甚。僧皆氈帽皮靴。髮長過寸。言貌粗俗。體方呼爲惡僧。口占云。步入空門見惡僧。紅氈被體髮鬅鬙。予續之曰。一言能得君王意。安得當年老贊寧。蓋宋初贊寧爲寺主。太祖至寺行香。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大合帝意。遂爲定禮。

梧竹軒

丁鶴年回回人。至正末。方氏據浙東。深忌色目人。鶴年畏禍。遷避無常居。有句云。行蹤不異梟東徙。心事惟隨鴈北飛。識者憐之。作詩極工。題梧竹軒云。鳳鳥當年此地過。至今梧竹滿邱阿。曾聞翦葉書周史。又聽翻枝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石壇風細夜涼多。中郎老去知音少。共負奇材奈爾何。時作者已滿卷。此詩一出。皆爲斂衽。又逃禪室與蘇生話舊云。不學揚雄事草元。且隨蘇晉暫逃禪。無錐可卓香嚴地。有柱難擎杞國天。謾詫丹霞燒木佛。誰憐玉露泣銅仙。茫茫東海皆魚鱉。何處堪容魯仲連。感時書事。而鍊句精緻如此。後至杭。見予所集鼓吹續音。繙閱再過。惜其中有未盡善者。謂予當以此爲限。更博求諸作。得一善者則易去一疵者。此亦著述之法也。因手鈔所作序文而去。今此集久已散失。而鶴年言猶在耳。可爲太息也。

竹雪齋

盱江胡子昂能詩嗜飲字體逼趙松雪因自號竹雪求予作竹雪齋詩久不及奉近隨邊將守禦與和杜道來顧去後復以書來督始爲作長歌一篇寄去子昂甚喜亦和韻來荅予詩曰盱江才子世無匹作字哦詩俱第一酒酣落筆風雨生滿幅龍蛇飛猢猻平生與竹同歲寒手種千竿復萬竿開窗倚檻忽有得四圍總是青琅玕山空歲晚獨相對一夜幻成銀色界靜聽春蠶食葉聲閒看瑞鳳穿花態瓊琚玉珮下朝端聯珠積翠紛成團曳履先生太寒乞煮茶學士眞儒酸何似銜盃自賓主戲呼元穎相爾汝臨池一掃陣雲開狂欲歌兮喜欲舞手斡造化天無功顚張醉素趨下風一紙千金世珍惜不數前朝松雪翁子昂和韻云春秋家學疇可匹道德文章追六一吁嗟白璧點蒼蠅塵尾祛之猶猢猻一從遊宦閱暑寒桐江拋却老釣竿劬書磨盡萬鋌墨狂吟題徧千琅玕山陰正與剡溪對蘭亭曾把烏絲界霜猿抱樹恣盤拏雲鶴遊天隨變態凝神運腕任筆端硯池飛雨暝作團筠陽太守有篆癖山東僉憲無文酸袁安愛以菊爲主墨汁淋漓能貌汝老夫撚斷幾莖髭笑看邊城六花舞麴生於我最有功一醉四座生春風箇中眞趣知者寡此意寄謝存齋翁仍題云兼東唐太守晏僉憲袁教習時三人與予同寓保安後一年與和失守子昂死焉悲夫

捐生妓館

陳耑字子肅生富豪家與予同歲從叔祖學詩好爲奇俊語春日遊湖上有句云茜紅女兒歌白紵黑黑燕子來烏衣後商於閩中盤桓妓館寄予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荔子十八誰家娘信奇俊可喜逾一歲

竟卒於妓館。年始二十三云。

新婚詠梅

鄰友陸仲連新娶。忽詠梅花詩云。練裙縞袂誰家女。背立東風怨曉寒。不久遽卒。蓋讖兆也。

和獄中詩

永樂間。予閉錦衣衞獄。胡子昂亦以詩禍繼至。同處囹圄中。子昂每誦東坡繫御史臺獄二詩。索予和焉。予在困吝中。辭之不獲。勉爲用韻作二首。時孫碧雲、蘭古春、二高士亦同在圜室。見之過相賞歎。今子昂已矣。追念舊處患難。爲之泫然。詩云。一落危途又幾春。百憂交集未亡身。不才棄斥逢明主。多難扶持望故人。有字五千能講道。無錢十萬可通神。忘懷且共團欒坐。滿灶爐香說善因。酸風苦霧雨淒淒。愁掩圜扉坐榻低。投老漸思依木佛。受恩未許拜金雞。艱難饋食憐無母。辛苦迴文賴有妻。何日湖船載春酒。一篙撐過斷橋西。

廉夫詩格

楊廉夫詩。二月皇都花滿城。美人多病苦多情。一雙孔雀行瑤圃。十二飛鴻上錦箏。酒掬眞珠傳玉掌。羹分甘露倒銀罌。不堪容易少年老。爭遣狂夫作後生。又云。天街如水夜初涼。照室銅盤壁月光。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鴦。繡靴踢踘句驪樣。羅帕垂彎女直妝。願汝康強好眠食。百年歡樂未渠央。又云。公子銀瓶分汗酒。佳人金勝翦春花。又云。金埒近收青海駿。錦籠初教雪衣娘。又云。小洞桃花落香雪。大

隄楊柳舞晴烟。皆言宴賞遊樂之意。亦其平生性格所好也。

光弼詩格

張光弼詩。免胄日趨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盃行酒聽春雨。銀燭照天生晚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插御筵花。漢王未可輕韓信。尙要生擒李左車。又云。西樓柳風吹晚涼。石榴裙映黃金觴。纖歌不斷白日速。微雨欲度行雲涼。笑看席上賦鸚鵡。醉聽門前嘶騮駵。早晚平吳王事畢。羽書飛捷入朝堂。蓋時在楊完者左丞幕下。故所賦如此。又云。蛺蝶畫羅宮樣扇。珊瑚小柱教坊箏。又云。玉甁注酒雙鸞綠。銀甲調箏十指寒。又云。新妝滿面猶看鏡。殘夢關心懶下樓。多爲杭人傳誦。其一時富貴華侈。盡見於詩云。

年老還鄉

鄞士黃德廣。至正初。入大都求仕。所望不過南方一教職而已。交遊竟無一援引之者。客居以教書爲生。娶妻生子。二十年餘。元末天下擾攘。比歲饑饉。南北路阻。始附海舟而歸。去日少壯。回則蒼顏華髮。故舊罕在者。誦賀知章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之句。以寓慨歎。予從先師往訪之。見其所持扇上一詩。乃在北日所作者。詩云。東風一曲浣溪沙。客子行吟對日斜。猶記金陵貰春酒。小姬能唱後庭花。亦醞藉可誦。而命運不遇如此。蓋元朝任官。惟尙門第。非國人右族。不輕授以爵位。至於南產。尤踈賤之。一官半職。鮮有得者。馴至失國。殆亦由此云。

塞垣風景

予謫保安周府教授滕碩亦以事累繼至見予每誦元遺山送李參軍赴塞上長篇謂舊讀此詩備悉塞垣之苦豈料今日親涉此境輒潸然墮淚若不能堪者予愛其詩因請詳讀而備錄之五日過居庸十日度桑乾受降城北幾千里出塞入塞沙漫漫古來丈夫淚不灑離別間今日送君行涕泗流欲濟生男莫作班定遠萬里馳書望玉關生女莫作王明妃一去紫臺空珮環我知驥子墮地走四方我知鴻鵠意氣凌雲端草間斥鷃亦自樂扶搖萬里何能摶一衣敝縕袍一飯苜蓿盤歲時壽翁媼團圞有餘歡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曾如庭下彩衣起舞春爛斑去年洛陽陌今年指天山地遠馬肩破霜重貂裘單朔風浩浩來客子慘在顏野狐嶺上一回首未必君心如石頑君不見衡山烏乳哺不得須臾閒衆雛一分散慈烏四顧聲悲酸塞鴻來時八九月白頭阿母望君還全篇敍塞垣之景客旅之情誠詳悉矣滕與予同庚到此不半載竟以憂卒而予猶留滯於此未得解脫云

歸田詩話跋

錢唐瞿存齋先生明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三學教職入爲國子助教升周府右長史永樂初以詩禍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赦還此歸田詩話三卷蓋還鄉以後所作也先生明史無傳詩禍之說見于萬歷杭州府志郎瑛七修類稿謂其坐輔導失職繫錦衣獄罪竄保安先生本集不可得見無由攷其得禍者爲何詩同時以詩禍閉錦衣獄者更有胡子昂而子昂又無可攷又同時被謫至保安者有滕碩、鄧林而滕、鄧二君亦不詳其故序詩話者或稱其居閒金臺或稱其謫居塞外殆由文皇入據大統人心未安常恐人臣竊議其後所謂詩禍或寓誹譏當代詞人多爲隱諱不能悉其故矣若云輔導失職則恐未然攷周王橚爲文皇同母弟文皇待之極厚建文時橚有異謀次子有燉告變竄徙蒙化已復召還京錮之永樂初復僭加祿歸其舊封至十八年有告橚反者察之有驗文皇憐之不復問夫周藩興成祖並見疑于建文故成祖踐祚之初首爲復國其後雖反狀有驗且猶憐之則當復國之初豈有刻意防閑罪及輔導之理先生謫戍事在永樂初若因十八年橚反一事而謂其失職疑其時先已被譴矣萬歷府志極稱其師道振舉輔弼有法似郎氏有傳聞之誤也惟府志云久之釋歸復原職內閣辦事年八十七卒今通志亦因之參之他書皆無復職辦事之語不知其何所本也先生著述甚富見于府志者有春秋貫珠、詩經正葩、閱史管見、鼓吹續音見于七修類稿者有通鑑集覽鐫誤、香臺集、香臺續詠、香臺新詠、翦燈新話、

樂府遺音、興觀詩、順承稿、存齋遺稿、詠物詩、屏山佳趣、樂全稿、餘清曲譜、天機雲錦、遊藝錄、大藏搜奇、學海遺珠、歸田詩話、見于明詩綜小傳者、有存齋樂全集、香臺百詠、諸種中、惟樂府遺音五卷、曾于兩浙遺書總錄中、見其已獲經進、詠物新題百首、予于吳山書肆購得之、是影鈔正統刊本、未知與香臺新詠、香臺百詠、詠物詩、名異而書同否也、鼓吹續音、則先生已自言其散失不存、僅存題後八句、而靜志居詩話、亦深惜其不得見及、題後一詩、又不采入詩綜、可知歸田詩話、竹垞尚未之見也、詩話標題不一、胡道序謂之存齋、焦氏志、明史志、千頃堂書目、皆謂之唫堂、百川書志、浙江通志、皆作存齋歸田、要之、吟堂也、存齋也、歸田也、一書三名、無足異也、今吾友鮑君以文、據先生自序、定爲歸田刊畢、屬爲校正、因雜采衆說、附綴于後、以俟博涉羣籍者攷訂焉、乾隆乙未十月四日、朱文藻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龍堂詩話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